

期二廿第

任主鶴獨

誌 紅 雜



THE SCARLET MAGAZINE
行發局書界世海上

高謙授
心
惠
贈



寶塔牌



寶塔牌真可寶。烟味香。烟色好。烟絲細而長。烟價真公道。更有一語告諸君。此是完全國貨造。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婦。女。有。病。
不。可。不。試。



婦科聖藥

烏雞白鳳丸

謹告諸君白鳳丸市上多矣欲購真有效驗之烏雞白

一等獎章

庶不致魚目混珠主治
略列○月經不調經期

腹痛赤白帶下腰酸頭痛四肢無力頭暈眼花血氣兩虧子宮虛冷久不受孕血崩小產氣鬱痞塊飲
食不思胎動腹痛產後失調各症難以盡述不論胎前產後一切婦女百病均見神效無病服之可壯
身補體活血通經能免後來之病源誠婦科獨一無二之聖藥也(價目)一品每丸洋一元加料五
角雙料二角半單料一角加料小丸每兩五角單料二角半○函購即寄贈送丸藥全集及證書

總發行所上海河南路
老巡捕房對門廣東

種德園老藥局

招請外埠經理
○電話中央五一〇六號

東 遠
司 公 鏡 眼
張 一 券 迎 歡 換 可 告 廣 角 此 剪 凡

送贈券迎歡元萬一

品 贈 戒 鑽

光 學 專 家
子 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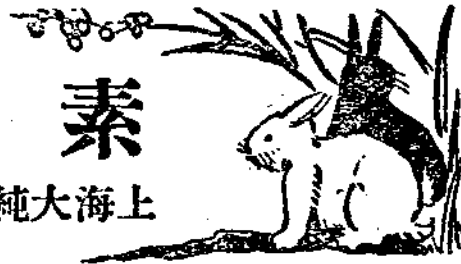
却潑林



魯克君

遠東眼鏡公司自一千九百十八年創設上海南廣西路營業以來素蒙各界贊許從一千九百廿一年又設分公司在大新街三馬路南首光學主任褚子民君悉心研究發明魯克式眼鏡鑽石眼鏡及葢項自由鏡等應有盡備驗光配鏡出品精良開幕迄今已四載餘矣營業之進步日增月盛邇為優待主客起見特備

歡迎券一萬元奉贈各界凡剪此上面廣告至敝公司可掉換一元歡迎券一張夏歷八月初三起贈送二月倘蒙賜顧各種新式眼鏡照碼對折滿洋五元以上者奉贈鑽戒一只再用歡迎券一張多則類推特別優待欲享眼福諸君盍興乎來千載難逢之好機會幸勿交臂失之 如蒙函索歡迎券者請附郵票本埠一分外埠三分空函不覆尚祈原諒 上海大新街三馬路南首遠東眼鏡公司啓



精 素

明發司公純大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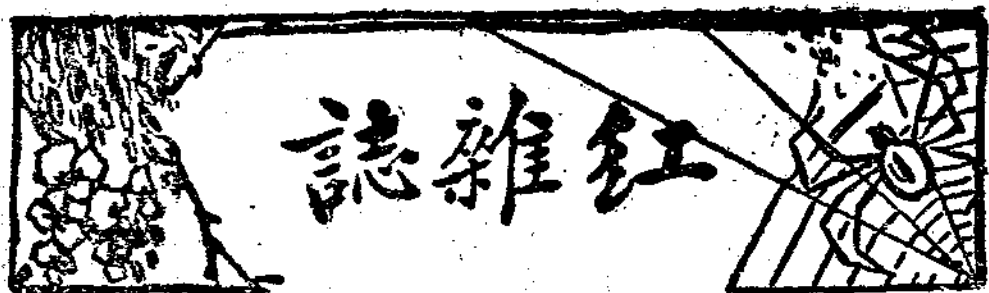
上海大純公司最新發明之一種流質飲料品、
(素精)、乃純粹之國貨、欲杜塞漏卮、挽回利權、非用國貨、不可、請嘗試
焉

今將(素精)之特色、略述如下、

- 一 完全國貨取珍貴純潔各種土產、經化學專家、棄其糟粕、提其精華、始成美汁、
- 一 商標用意、以雄鷄為商標、取雄鷄一聲天下白之義、素屬白色、其原質、係諸類之精華、故名素精、
- 一 原質純素、其質純素、是素精之名、又由來也、茹素家、及素筵席上、均當奉為至寶、葷菜之中、自屬相宜、
- 一 色味合用、色分純白、薑黃黑三種、味則正味之外、又有淡味、辣味、五香、多種、無論清燉、紅燒、冷拌、熱炒均可隨意調用、醃滲均宜、
- 一 功效偉大、鮮味之醇厚、舉動植物中、最鮮美者、無以過之、每瓶素精、可調數百碗之羹湯菜類、散化之功、殊為神速、如遇平常無味之菜、略洒數滴、滿碗增鮮、且曆久不霉、永不改味、尤為可貴、
- 一 裝璜精緻、瓶分大小二種、大瓶容量半磅、小瓶可容一瓜得、外用紙盒裝、盒內、附說明書等、舟車攜帶便利、送禮款客、尤為合宜、
- 一 定價特廉 大瓶六角 小瓶二角五分

總發行所 上海北京路中 大純素精公司
到處各大南貨茶食號均有經售

優待推銷、如蒙本外埠、各商號、經理銷售、代為推廣、本公司訂有優待辨法、及贈品章程、函訂、或面約、均所歡迎、



第二十二期目次

長篇武俠小說 **江湖奇俠傳** (第一回) (五張)

不肖生

□ 遊戲欄

- 雙陸新開篇..... 繆賊菌
- 社會閒評..... 嚴獨鶴
- 打油腔的雪歌..... 程瞻廬
- 各界人的仇敵..... 陸律西
- 新年中之十大願..... 正誼齋主
- 憶琴室諧談..... 徐恥痕
- 莫燒香歌..... 程瞻廬
- 十七字的詩家..... 蘇葉儂
- 紅十字小山歌..... 戚飯牛
- 之字冤詞..... 鬢雲女士
- 希奇寶卷..... 仇郎
- 瀛談..... 王天恨
- 白門三日記..... 陸濟齋
- 甯遊贅語..... 施濟羣

□ 短篇小說

- 透視眼..... 程瞻廬
- 賣罵..... 嚴獨鶴
- 妾禍..... 老談
- 電車中一個問題..... 張慶霖
- 新劇 我的賢妻..... 朱大可

□ 長篇小說

- 新歇浦潮..... 海上說夢人
- 第二十二回 開棧房誘魚吞餌 借汽車驅鳥投羅



短髮鬚髻

裁覆額

繁花掩映

漫多猜

記從梵爾

登園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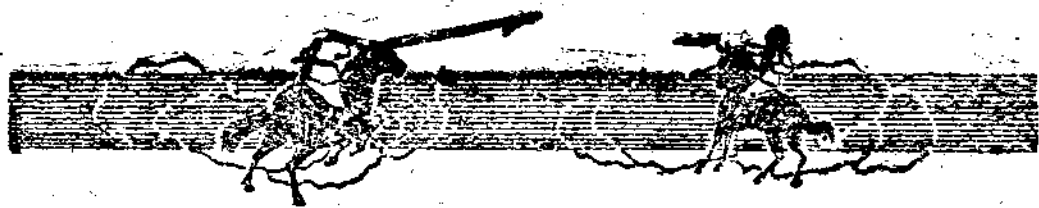
今日逢渠

第二回

大可題



幕一之『記滬游靈別卓』戲影國中



江湖奇俠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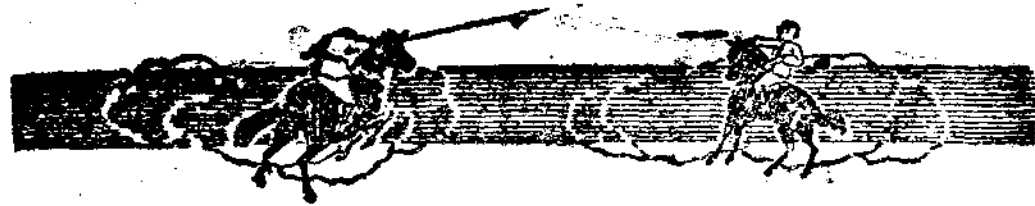
不肖生著 施濟羣評

第一回 裝乞丐童子尋師 起寶塔深山遇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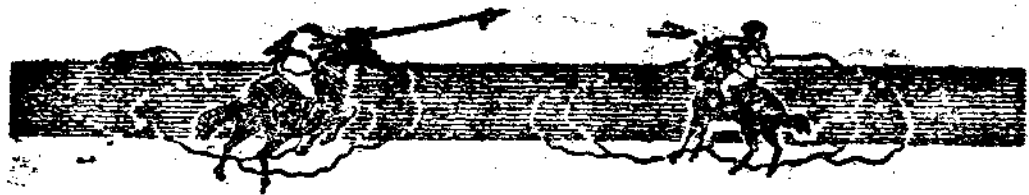
從長沙小吳門出城向東走去。一過了苦竹坳。便遠遠的望見一座高山。直聳雲表。山巔上一棵白菓樹。十二個人牽手包圍。還差二尺來寬。不能相接。粗枝密葉。樹下可擺二十桌酒席。席上的人。不至有一個被太陽晒着。因爲這樹的位置。在山巔最高處。所以在五六十里以外的人。都能看見他和傘蓋一般。遮蔽了那山頂。那山橫跨長沙湘陰兩縣。長祇六十餘里。高倒有三十餘里。從湘陰那方面上山。雖遠幾里路。然山勢稍緩。走的不大吃力。從長沙這方面上去。就是巉巖峻削。不是精力極壯的人。決沒有能上去的。長沙湘陰兩縣的人。都呼那山爲隱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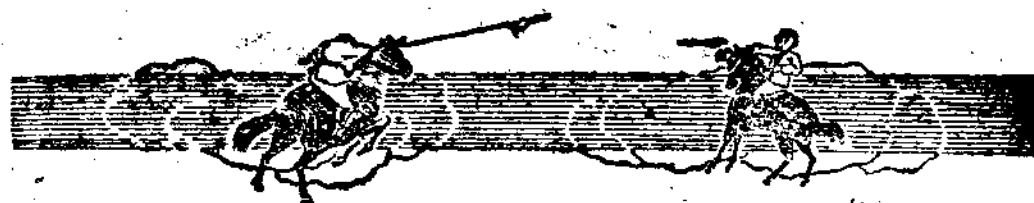
山故老相傳說那山在清初很有幾個明朝遺老。隱居在裏面遂稱爲隱居山。這隱居山底下有一個姓柳名大成的。原是個讀書人。祇因讀過了四十多歲。尙不曾撈得一個秀才。家裏又有不少的祖遺產業。父母都亡過了。便懶得再去那矮屋裏受罪。他夫人陳氏。容貌既端莊。性情又賢淑。因此伉儷極爲相得。中年才得一子。就取名一個遲字。這柳遲生長到四歲。無日不在病中。好幾次已是死過去了。柳大成延醫配藥。陳夫人拜佛求神。好容易才保留了這條小性命。然性命雖保留了。直病得枯瘦如柴。五歲還不能單獨行走。加以柳遲的相貌。生得十二分醜怪。兩眉濃厚如掃帚。眉心相接。望去竟像個一字。兩眼深陷。睫毛上下相交。每早起床的時候。被眼中排洩出來的污垢膠着了。睜不開來。非經陳夫人親手蘸水替他洗滌乾淨。無論到甚麼時候。也不能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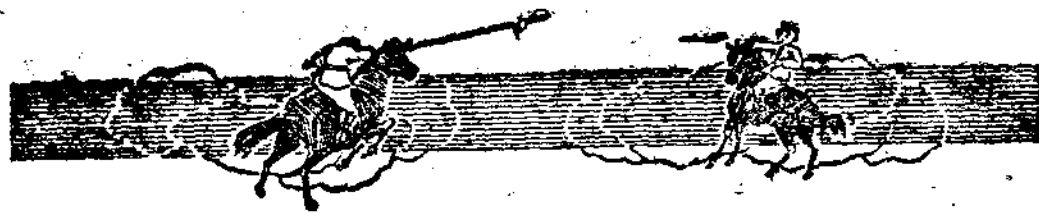
眼。見。人。兩。顴。比。常。人。特。別。的。高。顴。骨。從。兩。眼。角。插。上。太。陽。穴。口。太。唇。薄。
張。開。和。鰓。魚。相。似。臉。色。黃。中。透。青。他。又。歡。喜。號。哭。哭。時。張。開。那。鰓。魚。般。
的。嘴。誰。也。見。着。害。怕。柳。大。成。夫。婦。有。時。帶。着。他。去。親。戚。朋。友。家。人。家。全。
不。相。信。這。般。一。對。漂。亮。的。夫。婦。會。生。出。這。們。奇。醜。的。兒。子。祇。是。柳。大。成。
夫。婦。因。中。年。才。生。這。個。兒。子。自。後。並。不。曾。生。育。夫。婦。兩。個。痛。愛。柳。遲。的。
心。並。不。因。他。生。得。奇。醜。減。少。毫。髮。柳。遲。到。了。七。歲。柳。大。成。便。拿。了。一。本。
論。語。親。教。柳。遲。讀。書。柳。大。成。夫。婦。的。意。思。多。久。就。慮。及。兒。子。不。能。讀。書。
不。過。打。算。略。試。一。試。若。真。是。不。能。讀。便。不。枉。費。心。血。誰。知。祇。教。一。遍。即。
能。背。誦。出。來。柳。大。成。逐。頁。的。教。柳。遲。竟。能。逐。頁。的。背。並。且。教。過。一。遍。的。
隔。了。十。天。半。月。問。他。仍。然。背。的。一。字。不。差。這。才。把。柳。大。成。夫。婦。歡。喜。得。
不。知。如。何。才。好。但。是。柳。遲。雖。有。過。目。成。誦。的。天。才。却。是。極。不。願。意。讀。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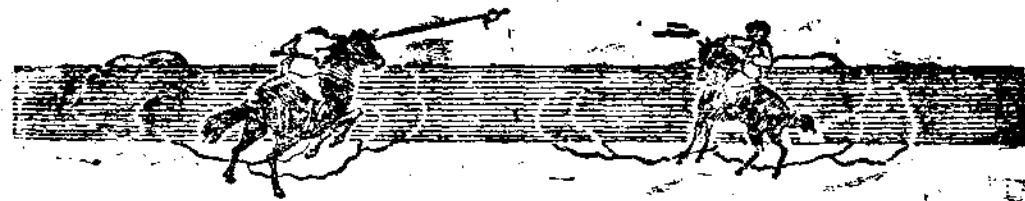
不願意讀書。本是小孩子的通病。祇是普通不願意讀書的小孩。必是貪着玩耍。那怕玩耍的極無意識。集合無數小孩。三個成羣。四個結黨。鬧得個烏烟障氣。這類頑皮生活。總是尋常小孩。免不了要經過的階級。這柳遲很是作怪。他從來不曾和左鄰右舍的小孩。在一塊兒鬧過。一次也不學那些小孩玩耍的舉動。他不讀書的時候。不是坐在位上。抬起頭。呆呆的望着樓板。便是站在丹墀裏。發了獸似的望着半空中。飛走的烏雲。白雲。有時數牆上的。輒有時數屋上的。瓦見人家廳堂上。懸了屏條。屏條上寫的是大字。便罷。若是小字。他必得從頭至尾。數個清楚。柳大成夫婦也禁止他不了。這們過了兩年。他却練成了一種極奇特的本領。凡是多數在一塊兒的物件。一落他的眼。即能說出一個數目來。不多不少。他的性質。雖不歡喜和小孩做一塊。祇是六七十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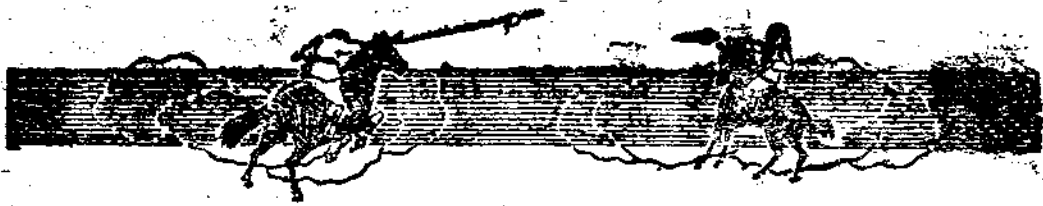
的。老。頭。子。他。倒。歡。喜。去。親。近。那。地。方。上。年。老。的。人。也。都。喜。和。他。東。扯。西。拉。的。說。故。事。是。這。們。和。許。多。老。頭。兒。混。了。一。年。柳。遲。的。性。情。又。改。變。了。見。了。尋。常。混。做。一。塊。的。老。頭。兒。他。都。不。大。答。理。了。却。看。上。了。一。班。叫。化。子。凡。是。來。他。家。討。錢。討。飯。的。丐。乞。他。在。裏。面。一。聽。得。這。聲。音。便。和。甚。麼。最。親。愛。的。人。到。了。一。般。來。不。及。的。跑。出。來。給。了。錢。又。給。飯。又。給。衣。服。還。得。問。那。叫。化。的。姓。名。住。址。有。時。高。興。約。齊。了。無。數。的。叫。化。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聚。做。一。塊。兒。他。自。己。也。裝。成。一。個。叫。化。模。樣。或。在。橋。洞。底。下。或。在。破。廟。裏。面。大。家。說。也。有。笑。也。有。若。是。天。色。晚。了。便。不。歸。家。揀。一。個。和。自。己。說。得。來。的。叫。化。在。一。條。稿。薦。裏。面。睡。覺。柳。大。成。夫。婦。雖。痛。愛。兒。子。但。見。兒。子。這。般。不。長。進。也。實。在。有。些。氣。忿。不。過。將。柳。遲。叫。到。跟。前。訓。飭。了。好。幾。次。無。奈。柳。遲。聽。了。祇。當。耳。邊。風。一。轉。眼。又。是。右。手。拿。棍。左。手。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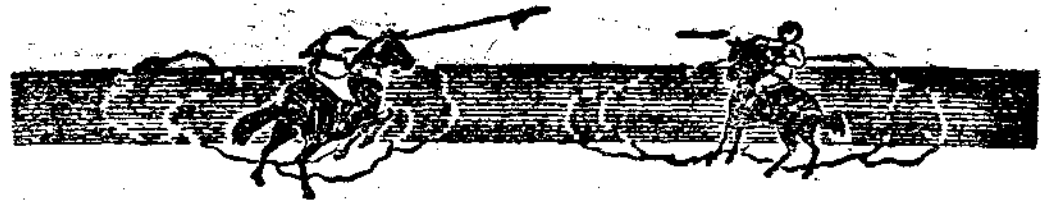
籃跟着老叫化走了。湖南的叫化內部裏很有些組織階級分的極嚴。不是在內部混過的人絕看不出這叫化的階級來。他們顯然的表示就在背上駃着的討米袋。最高的階級可有九個袋以下低一級減一個袋。柳遲和許多叫化混了三年。背上已有駃七個袋的資格了。一日他討了一袋米。走一個村莊經過。見晒稻子的場裏有十來隻雞。在青草裏尋蟲蟻吃。其中有一隻老母雞。大約有四五斤重。柳遲從袋中掏出一抓米來。把老母雞引到跟前。順手搶着雞項脖。左手往雞肚皮下一托。那隻老母雞就到了柳遲的手。祇翼膀略撲了兩撲。連叫都沒叫出一聲。他們同伴偷雞的手法都是如此。最難偷的是大雄雞。雄雞會跳躍。不肯伏在地下不動。老母雞的性質見人向他伸手。十九伏在地下。不過去攪的時候。總得叫一兩聲。所以下手就得搶着雞項脖。使他



叫不出聲。左手託着雞肚皮。雞自然不會叫了。柳遲既得了那隻老母雞。卽走到河邊。拾了一片碎磁。把雞殺死。並不擗毛。祇破開肚皮。去了腸雜。放下些椒鹽五香醬油白醋之類的東西。在雞肚皮裏面。拿線紮了起來。調和許多黃泥。將雞連毛包糊了。再從身上抽出一條大布手巾來。把討來的米。倒在手巾裏。就河水淘洗乾淨。用繩將手巾紮好。也用濕黃泥包糊。然後走到山中。尋了些枯枝乾葉。揀土鬆的地方。掘一個尺來大。尺來深的洞。先把黃泥糊的母雞。放在洞裏。將枯枝乾葉。納滿了一洞。取火點燃了。接連不斷的添柴。是這們燒過了一個時辰。黃泥已燒得透心紅了。柳遲才把雞取了出來。趁那洞裏正燒得通紅的時候。把黃泥包的米放下去。祇略略加了些兒柴在上面。那生米便能煨成熟飯。柳遲才添好了柴火。心裏忽然尋思道。有這們好的下酒物。



沒有酒豈不辜負了這雞嗎好在身邊還有幾文錢何不且去買點兒酒來再剝雞子呢主意已定就拿了一隻碗到近處酒店裏買了酒回到山上一看火洞的柴枝上面豎了一片尖角瓦心裏登時吃了一驚暗想這深山窮谷之中那有本領很大的人來尋我的開心呢原來叫化子伴裏有這種極大的規矩不是階級很高的叫化不能是這們弄飯菜吃在這種場合若是有同道的經過在火洞上豎一片尖角瓦謂之起寶塔在火洞旁邊豎一根柴枝謂之豎旗杆不是在叫化子伴裏最有本領的階級最高的決不敢玩這種花頭燒飯的叫化遇了這種表示必得停了飯不吃在山前山後尋找這起寶塔或豎旗杆的人尋着了彼此攀談幾句江湖話果是本領不錯就請來同吃柳遲這日既發見了寶塔便放下手中的酒四處張望却不見一個人影在山底下



都尋遍了。也是沒有回身。走上半山。祇見一個老道人。身穿一件破布道袍。背上馱一個黃布包袱。坐在一塊石頭上打盹。身旁放着一口六七寸寬尺多長的紅漆木箱。木箱兩旁的銅環上繫了一條藍布帶。大約是行走時將藍布帶絆在肩上的柳遲。心中忽然一動。覺得這老道不是尋常道人。隨即雙膝跪在地下。磕頭說道。弟子求師三年。今日才遇見師傅了。望師傅開恩收我做個徒弟。說罷又連連磕頭。那老道合着雙眼不瞧不保。好像是睡着沒有醒來。柳遲磕過了十多個頭。膝行移近了兩步。又磕頭如前說了一遍。老道醒來。揉了揉眼睛。打量了柳遲幾下。口裏喝了一聲道。我也和你一樣。在外面討飯糊口。那裏有錢打發你。你不看我身上穿的衣服。像是有錢打發叫化子的人麼。柳遲聽了一點兒不猶疑的答道。師傅可憐弟子一片誠心。求師求了三年。



今日才見着了師傅師傅慈悲收了我罷。老道哈哈大笑道：「原來你想改業，不做叫化，要做道士也好。我討飯正愁沒人替我，馱包袱提藥箱，你要跟我做徒弟，就得替我拿這兩件東西。但怕你年紀太輕，提不起，馱不動，那便怎好呢？」柳遲至誠不二的說道：「弟子提不起也，提馱不動也。」馱師傅祇交給弟子便了。老道立起身來，笑道：「你就提着這藥箱走罷。」說話時，好像聞着了甚麼氣味似的，運用鼻嗅了幾嗅，道：「不知是那一家家的午飯香了，我們就尋這飯香氣去討一頓吃罷。」柳遲也立起來，伸手提起那藥箱，說道：「這飯香氣是弟子預備着孝敬師傅的，就在前面請師傅去吃罷。」老道又哈哈大笑道：「我倒得拜你爲師才好，你能弄得着吃，還有多餘的請我，不比這專吃人家的強多了嗎？」柳遲引老道到了火洞跟前，把討米袋折疊起來，給老道做坐墊。老道自己打開藥

雙陸新開篇(嵌十二)

賊菌

月。燭。清。輝。十。二。樓。今。宵。喜。見。月。當
 頭。(十二年一月一日正逢陰曆十
 一。月。十。五。日。月。當。頭。夜。也) 欄。干
 十。二。佳。人。倚。萬。丈。光。芒。射。斗。牛。
 民。國。今。逢。年。十。二。歡。欣。喜。躍。度。春
 秋。想。當。年。甘。羅。十。二。爲。丞。相。少
 年。利。達。定。封。侯。十。二。地。支。初。數。畢。
 想。來。猪。歲。樂。無。憂。八。方。四。面。紛

雙陸新開篇



小神
 說怪
透視眼

程瞻廬

(一) 烏鴉知己

十。六。歲。的。張。光。宗。擊。着。涕。淚。在。山。坳。裏。抽。抽。咽。咽。的。哭。
 那。時。候。紅。日。已。下。了。山。岡。了。日。光。一。去。山。峯。變。態。很。愷。翠。的。峰。巒。漸
 漸。的。化。爲。灰。色。態。度。一。陣。晚。風。遠。遠。的。從。松。林。裏。傳。送。過。來。越。近。越
 覺。得。響。亮。一。輪。皓。月。早。在。松。林。的。罅。縫。裏。遮。遮。掩。掩。的。窺。人。還。有。兩
 隻。未。歸。巢。的。烏。鴉。躲。在。松。枝。上。側。着。頭。兒。似。乎。細。細。的。聽。他。哭。泣。
 光。宗。哭。道。我。是。沒。說。處。的。苦。啊。卻。聽。得。那。邊。也。接。着。一。句。道。我。是。沒

透視眼

一

雙陸新開篇

爭熄（八加四爲十二）統一完成
功早收。九州莫作三分局。（九加
三爲十二）好將那其豆新詩一
筆勾。七煞不臨五鬼去。（七加五
爲十二）吉星高照福無儔。三
乘佛教同參學。四相胸中永不留。
（三乘四爲十二）丟下屠刀卽是
佛。攘攘熙熙十二州。干戈載戢
人民壽。十二宮中福德優。十二
郎文無待祭。古文觀止此篇抽。
十二卿皆再稷選。莫教那內閣如
同不繫舟。律調十二宮商協。風

透視眼 二

說處的苦啊。光宗舉頭四望前後左右並沒見一個人。心裏暗暗詫
異道。這是誰學我的說話。敢怕是山谷裏的回聲。
隔了片晌。光宗又哭道。我的苦是誰曉得啊。那邊也接着一句道。我
的苦是誰曉得啊。這會子卻被他尋出發聲的所在了。原來四無人
聲。聲在樹間。卻是松枝上的烏鴉學他說話。
光宗嚇得呆了。便不敢哭。只是癡望着松枝上的烏鴉。卻是一大一
小並立枝頭。專在那裏聽話。光宗閉着嘴。不則一聲。那兩隻烏鴉。忍
俊不禁。竟在松枝上講起話來。
大鴉道。娃娃。你可曉得。張光宗爲什麼哭。小鴉道。乖乖。有甚麼不曉
得。他被先生罵了。又被老子打了。躲在山坳裏。悽悽恹恹的哭。大鴉
道。娃娃。這真好笑了。先生訓他的理。該罵他老子。養他的理。該打他
躲在這裏哭。好沒來由。小鴉道。乖乖。你別責備他。他是很可憐的人。

聲不致聽廳廳。十二經籍儒者讀。
永無學校起潮流。羅漢堂中諸
羅漢。十二因緣好悟修。莫學那
民六議員惟搗蛋。陸沈全不顧神
州(六加六爲十二)金字製袍成
十二。武人功業立邊陲。金牌十
二無奸槍。直搗黃龍繫敵囚。兵
船十二圩休泊。海軍部裏餉能籌。
十二銅魚尊畫戟。毒菌何至罵
無休。金鳴十二班師日。麟閣功
勳孰與伴。金人十二鎗兵器。大
同美澳亞非歐。二儀孕育嘉祥氣。

雙陸新開篇

呢。要是。有。過。該。被。先。生。罵。他。今。沒。有。過。卻。受。了。先。生。一。場。大。罵。要。是。
有。罪。該。被。老。子。打。他。今。沒。有。罪。却。受。了。老。子。一。頓。痛。打。乖。乖。你。想。他。
冤。呢。不。冤。……張。光。宗。聽。到。這。裏。骨。碌。碌。的。眼。淚。一。陣。滾。下。暗。想。這。
隻。小。烏。鴉。倒。是。我。的。生。平。知。己。
大。鴉。道。娃。娃。他。吃。這。冤。苦。都。是。他。自。己。不。好。他。的。眼。睛。爲。什。麼。不。亮。
小。鴉。道。乖。乖。這。句。話。却。被。你。道。着。咧。只。爲。他。的。眼。睛。不。亮。所。以。瞧。不。
出。人。家。腔。子。裏。的。一。顆。心。人。家。明。明。嫌。惡。他。他。反。而。去。接。近。沒。怪。要。
受。罵。了。人。家。明。明。冷。待。他。他。反。而。去。親。熱。沒。怪。要。推。打。了。要。是。他。把。
「透。視。水」。洗。了。眼。那。麼。人。家。腔。子。裏。的。一。顆。心。都。被。他。瞧。個。清。楚。
再。也。不。會。受。這。冤。苦。了。……光。宗。聽。得。透。視。水。三。個。字。好。生。奇。怪。却。
又。不。敢。向。烏。鴉。動。問。甚。麼。叫。做。透。視。水。
大。鴉。道。娃。娃。你。別。多。說。了。這。透。視。水。是。山。裏。的。秘。寶。你。走。漏。了。消。息。

透視眼

雙陸新開篇

十大功勞共詠謳。(二加十爲十

二)一年安度十二月。不教身世

感蜂螭。奴與郎歡喜十分歌聖世。

二人情意更相投。(十加二亦爲

十三) 願我郎莫羨金釵行十二。

調和琴瑟意綢繆。十二時中皆

樂境。又何致吟就新詩是白頭。

打來雙陸消長晝。細品旗槍擊玉

甌。(雙六爲十二) 或賦滑稽詩一

打。(一打之數爲十二) 爲郎寫就

付庚郵。更與郎買得新書紅雜誌。

郵花十二價相酬。(買紅雜誌價

透視眼 四

是要惹「正心娘娘」噴怪的小鴉聽說把光溜溜亮晶晶的小圓
眼睛向光宗瞧了一瞧便道乖乖我定要把透視水告訴他他是很
可憐的我瞧出他的一顆心他把。我當做知己看待他要覓取山裏
的透視水只消依着松枝向東走數到第十六棵松樹右面轉過九
個灣便有石壁擋住去路伸手到石壁上輕彈三下便會覓這透視
水……小鴉說畢連喚着幾聲乖乖撲翅向西飛去那隻大鴉也是
一疊聲的喚那娃娃隨着小鴉一起兒飛去一霎時便不見了只有
樹下的張光宗呆呆的立了良久。

(二) 猛虎受戒

光宗依着小鴉的指導趁着月光皎潔數着松樹一路向東行走數
到第十六棵松樹右面却是一條羊腸小徑沿着小徑向右轉過九
個灣果然山徑已盡却有五六丈長的一塊石壁迎面擋住去路他

只十分而郵費須二分合爲十二）
這纔是十二新年樂未休。

社會閒評

獨鶴

△紙片戰爭

別國的戰爭都是槍砲戰爭。我國却於槍砲戰爭而外。又有一種紙片戰爭。紙片戰爭最明顯的。便是電報。你發一個通電罵我。我也發一個通電罵你。儼然各整旗鼓。廝殺得十分熱鬧。滑稽家稱之爲電戰。每逢電戰一

便不慌不忙舉起右手輕輕的在石壁上彈指三下說時遲那時快。猛聽得嘩喇一聲石壁便開了一條三尺闊七尺長的裂縫裏面跳出兩隻梅花鹿伸長着鹿頸把光宗看個子細光宗倒退幾步呆着不做聲兩隻鹿都能說人話一鹿道你是張光宗虧你尋到這裏來。你別害怕又一鹿道張光宗你是來覓取透視水的快到裏面去這是第一重石門你到了裏面遇着沒路走時也只消照着前法輕輕的彈指三下第二重石門便會立時開放光宗謝了兩鹿探頭向洞裏望時黑魃魃十分可怕便釘住了脚不敢進去一鹿道張光宗好沒膽量你來覓取祕密任憑刀山劍海也要拚命的奮闖一下難不成無價至寶輕輕的便落在你手裏又一鹿道我益發成全了你罷說時拔下一根鬚鬚授給光宗道你不會黑暗裏行路有了這東西便無礙了可是你出來的時候須把這東西還我免得人家笑我失

起。槍砲聲也就跟着要響起來了。所以這種紙片戰爭。簡直是槍砲戰爭的先鋒。也是狠可怕的。

向來紙片戰爭。祇在政界軍界。如今却連商界學界。都有一種特別的紙片戰爭了。商界的紙片戰爭。是廣告戰爭。或是同性質的營業。甲店登了一個廣告罵乙店。乙店又登一個廣告還罵甲店。或是一個公司裏面。甲派的股東登了廣告。數說乙派種種不是。乙派的股東又登了廣告宣布甲派般般罪狀。試看近幾個月各報

落了。髭鬚。光宗手執着鹿鬚。硬着頭皮。走入了石洞。說也希奇。這根髭鬚。便閃閃的發出光燄。和那袖中電筒一般。仗着這光力。行了一程路。並不感受甚麼困難。約莫二三里光景。又有第二重石壁擋住去路。

那時光宗又伸手在石壁上彈指。三下接着也。是一聲響亮。石壁便裂了一條縫。卻比第一重石門更覺闊大。驀然間裏面。嗚嗚的捲出一陣大風。吹得汗毛都豎。幸虧手裏的鹿鬚燈。卻是風吹不滅。怪風過處。跳出一隻斑斕猛虎。睜開着兩隻金眼。把光宗瞧個子細。光宗嚇得魂不附體。正待仰後。便倒卻聽得猛虎說着人話。道。張光宗。別害怕。我是受過戒的老虎。額上還燙着七個香疤。永遠不再殺生。不比世上的兩脚虎。動不動便要吃人。你不信。你來瞧我這額上的香疤。光宗放大了膽。把鹿鬚燈在虎額上照一下子。果然不多不少。整

紙的封面大字廣告。便知道我的話不錯了。學界的紙片戰爭是宣言書戰爭。近來上海各學校的學潮。鬧得不亦樂乎。每鬧一次學潮。學生方面必定有許多油印的宣言書。發布出來。說校長和教職員怎樣的不好。校長或教職員方面也必定要發表一種宣言書。說學生怎樣的不好。彼此針鋒相對。也適成其爲劇烈的戰爭。唉！可恨的紙片戰爭！可悲的紙片戰爭！沒有紙片戰爭。怎會破裂。怎會毀敗。好好的。一個社會也偏要

社會閒評

整齊齊的排列着七個香疤。而且虎頸上面還套着一百單八粒的牟尼珠。才信這隻猛虎確是受過戒的。猛虎才把驚魂嚇定了。猛虎道：你是來覓取透視水的。快到裏面去。你走了一程路。遇着沒路走時。也只消用着舊法輕輕的彈指三下。那麼第三重門便開了。這便是透視水的所在。光宗謝了猛虎。待要走入石門時。却又慌了手脚。不敢進去。原來他聽得裏面都是瀆洞瀆洞的水聲。他不諳水性。怎敢進去。猛虎笑道：不要緊。不要緊。便脫下頸間的念佛珠。授給光宗。道：這串念佛珠是分水犀牛角所做的。你提在手裏。便不怕水來侵犯。了。可是你出來時。須把原物還我。不可遺忘。我們修行的全靠這串念佛珠。做招牌。沒了念佛珠。人家便要疑我的修行不真了。光宗諾諾連聲。左手舉起鹿鬚燈。右手提着分水珠。硬着頭皮。走入了第二重石門。說也希奇。果然他所經行的路。一片大水。都向左右分開。

透視眼

打油腔的雪歌

染着軍界政界的惡行病。直向破裂
毀敗的路上走去。還有何話可說呢。

打油腔的雪歌

瞻虛

天上飄飄揚揚降下雪一場。地上
齊齊整整鋪成玉一方。想是天公
要把缺陷補。特將崎嶇道路一律
化康莊。又或天公愛惜梅花太消
瘦。雪作肌膚替助粧。可惜一經
紅日照。依然瘦得不成腔。又或

透視眼

八

讓出一條乾路由他行走約莫行了一二里。又有第三重石壁擋住
去路。

(三) 羣狼跳舞

光宗心裏思量第三重石門開時不曉得又要跳出甚麼東西。先自
安慰着且別害怕壯一壯膽量便把右手裏的分水珠併在左手裏
拿了騰出空手也把石壁彈指三下便趕快把身子閃在一邊免得
又受甚麼虛驚那時嘩喇一聲石門洞啓却並沒有甚麼東西跳出
只覺得陣陣香風送入鼻觀又聽得悠悠揚揚的法曲仙音在石洞
裏面奏動光宗才敢走將過去待要向着裏面探望時却見洞中走
出兩個絕色女子身穿翠毛做的衣裳長袖飄揚很有仙氣衣襟上
各綴着龍眼般的一粒明珠珠光四射照見百步光宗是一個鄉間
孩子幾曾見這般天仙臨凡的人物當下看得呆了停住了脚不敢

天公預備吃大菜。白色枱毯鋪中。央。可惜一經紅日照。白色枱毯。染了咖啡湯。咖啡湯。一點黑兮。一點黃。

天上飄飄揚揚降下一場雪。地上。高高低低鋪着一層白玉席。想是。巉巖世界巉巖多。天公手執一柄。大粉刷。東也一粉刷。西也一粉。刷。南也一粉刷。北也一粉刷。

管甚高山與平地。管甚橫阡與豎。陌。一搭刮子染成銀光色。又或。天公愛作麻雀戲。一打幾張都是。

打油腔的雪歌

進去兩個女子一齊向他招手都說張光宗這裏來這裏便是透視。水的所在。

光宗跟了兩個女子進了洞門。陡覺眼前一亮不禁暗暗的喝一聲。采原來裏面一片草場。宛比鋪着很大的翡翠地。衣當天一顆明月。照耀如同白晝。草場四周都是亭臺樓閣。說不盡的富麗氣象。一片。笙簫琴瑟的聲音從那重重簾幙。曲曲屏風裏面傳出。出草場上。面有二三十個女子。按着樂聲在那裏跳舞。光宗那時恰似劉老老。進了大觀園。東瞻西望。目不暇給。那兩個引導的女子。囑咐光宗。暫。在這裏少待。稟過主母娘娘。再來招接。光宗忙問主母是誰。女子回。說是透視洞的洞主。正心娘娘。說罷。驚鴻一瞥。竟向裏面去了。

光宗站立一旁。細看那廣場上的舞女。却個個都是粉搓玉琢的絕。色美人。胸襟上面都佩着一顆發光的明珠。身上的舞衣。花花綠綠。

透視眼

打油腔的雪歌

白。板。白。又。或。天。河。打。翻。米。粉。船。
漫。山。徧。野。飛。下。多。少。米。粉。屑。可。惜。
雀。見。鷓。糠。空。喜。歡。晝。餅。充。飢。吃。不。
得。吃。不。得。一。場。雪。
天。上。粉。粉。揚。揚。雪。花。飄。地。上。攤。着。
一。張。極。大。極。大。的。白。玉。膏。（膏。藥。之。
一。種）想。是。天。公。特。設。宰。鵝。會。
從。空。飛。下。一。片。一。片。白。鵝。毛。又。或。
半。天。雲。裏。彈。棉。絮。殘。棉。散。絮。降。四。
郊。可。惜。棉。絮。不。禦。冷。益。發。凍。得。
一。團。糟。又。或。天。公。生。就。渾。身。頑。皮。
霹。一。時。發。痒。手。亂。搔。越。痒。越。要。

透視眼

也。不。知。是。甚。麼。材。料。所。做。的。跳。舞。的。當。兒。手。脚。靈。便。也。說。不。出。是。甚。
麼。名。目。只。覺。得。是。很。好。頑。的。隔。了。一。會。子。跳。舞。少。息。那。許。多。舞。女。都。
把。手。接。着。手。團。團。搭。成。一。個。大。圈。子。在。草。場。上。環。繞。行。走。一。壁。走。一。
壁。嬌。嬌。滴。滴。的。唱。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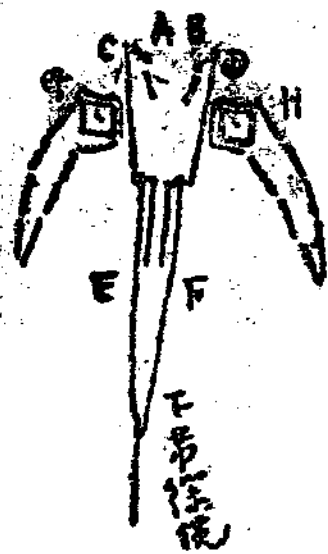
眼。睛。眼。睛。不。專。看。人。家。的。面。要。兼。看。人。家。的。心。有。了。透。視。
的。眼。睛。看。得。出。人。心。獸。心。紅。心。黑。心。正。心。偏。心。和。那。千。
變。萬。化。的。心。你。要。透。視。水。且。到。這。裏。尋。却。不。要。你。的。分。文。
半。文。

這。一。片。歌。聲。直。鑽。入。光。宗。的。耳。朵。裏。覺。得。異。常。好。聽。只。待。向。下。聽。去。
這。歌。聲。便。停。止。了。却。聽。得。諸。舞。女。說。道。我。們。頑。了。一。會。也。頑。得。夠。了。
不。如。復。了。原。形。自。由。休。息。去。罷。說。時。都。向。草。場。上。打。了。一。個。滾。俗。語。
道。得。好。叫。做。『眼。睛。一。霎。老。婆。鷄。變。了。鴨』現。在。却。變。換。了。兩。句。叫。

搔。越。搔。越。難。熬。搔。得。癢。皮。紛紛。
 四。下。飄。搔。到。來。朝。不。痒。了。不。痒。
 了。一。輪。紅。日。挂。九。霄。
 天。上。粉。粉。揚。揚。雪。花。飛。地。上。攤。着。
 一。張。極。大。極。大。的。大。粉。皮。想。是。半。
 天。雲。裏。有。個。大。癩。痢。頭。上。癢。得。要。
 出。蛆。搔。下。許。多。頭。皮。屑。一。齊。變。
 做。雪。花。飛。又。或。南。天。門。裏。大。打。米。
 陣。陣。米。灰。與。糶。皮。飄。到。東。飄。
 到。西。飄。到。南。溪。與。北。溪。惹。得。多。
 多。少。狗。歡。喜。大。出。轡。頭。走。東。西。
 走。東。西。梅。花。脚。跡。印。雪。泥。

打油腔的雪歌

做「身子一晃美人兒都變做了狼」原來這粉搓玉琢的諸女便是細腰尖嘴的羣狼光宗吃這一嚇拔脚奔跑拚命似的要逃出這洞門（濟羣道不知道透視水張光宗究竟取得到取不到只好請諸位下期看個明白了）



賣罵

獨鶴

世間萬事萬物都受着金錢的支配可以買可以賣惟有這喜怒哀樂是發乎情感出乎自然似乎可以跳出金錢範圍之外沒有什麼買賣好做了但是接着人情世故仔細考察起來却又不然譬如妓

各界人的仇敵

律西

政。界。的。仇。敵。是。國。家。民。國。的。時。代。
本。沒。有。什。麼。階。級。大。家。同。是。公。民。國。
家。不。過。爲。這。人。有。些。才。幹。或。者。有。些。
經。驗。纔。把。他。推。諸。萬。民。之。上。給。他。辦。
事。的。全。權。更。有。極。豐。厚。的。俸。祿。極。寬。
裕。的。經。費。使。他。全。家。衣。錦。食。肉。也。該。
出。點。良。心。來。把。國。家。整。理。得。一。天。比。
一。天。富。強。纔。是。豈。知。他。把。國。家。二。字。

女。賣。笑。這。笑。豈。非。是。一。種。喜。悅。的。表。示。麼。何。以。竟。可。以。賣。說。到。一。個。
賣。字。足。見。他。這。個。笑。並。非。發。乎。真。情。是。勉。強。的。是。受。着。金。錢。的。驅。使。
的。又。不。獨。妓。女。便。是。官。場。中。屬。僚。對。於。上。司。的。脅。肩。諂。笑。也。是。一。種。
有。代。價。的。笑。也。可。以。稱。爲。賣。笑。又。不。但。賣。笑。連。哭。也。可。以。賣。聽。說。廣。
東。有。一。種。風。俗。凡。是。闊。綽。的。人。家。死。了。人。吊。客。多。了。來。一。個。吊。客。哭。
一。回。自。己。家。裏。的。女。眷。覺。得。有。些。應。酬。不。了。便。雇。用。些。鄉。間。婦。女。來。
幫。着。哭。這。些。被。雇。的。婦。女。對。於。死。者。素。不。相。識。當。然。沒。有。一。些。兒。悲。
戚。但。也。居。然。能。大。哭。特。哭。並。且。那。哭。的。聲。調。還。十。分。悲。慘。像。這。種。哭。
豈。非。是。金。錢。收。買。得。來。的。所。以。叫。作。賣。哭。不。過。賣。笑。賣。哭。還。是。舊。式。
的。如。今。社。會。進。步。又。發。明。了。一。樁。新。式。的。好。交。易。便。是。賣。罵。所。謂。賣。
罵。就。是。爲。利。而。罵。也。可。以。說。有。利。必。罵。一。面。嘴。裏。頭。筆。底。下。在。那。裏。
罵。人。一。面。兩。只。眼。睛。却。祇。在。銀。錢。上。滴。溜。溜。打。轉。所。以。被。罵。的。人。倒。

久已拋諸九霄雲外。只曉得爭權奪利。得步進步。飽裝囊。位置私人。至於國事如何敗壞。他全不問。看着國家危亡在即。總說是氣數。應該如此。決不肯改變他的宗旨。這不是把國當做仇敵。恨不早日拱手送人麼。譬如國家住了一所房子。却終日去搜挖牆壁。搖撼梁柱。不上幾天。自然倒塌下來。豈不連自己也壓在裏面麼。議員的仇敵是百姓。議員的資格全在乎深明世界的法理。洞悉本省的情形。經百姓幾番的選擇。纔推舉

各界人的仇敵

也可以不必生氣。因為他雖然申而詈。其實心中對於他所罵的這個人這件事。原無惡感。不過借此在那裏維持他的吃飯問題罷了。至於這賣罵的本領。似乎比賣笑賣哭的來得大些。講到賣罵的生意。却比賣哭的略好些。賣笑的有時還遠不及我如今所要寫的就是一個賣罵家的小史。他的賣罵雖然還不是成功者。却也算得一員大將了。

這賣罵者姓劉。因他排行第四。大家都稱他爲劉老四。至於他的真名。轉不知道了。劉老四資質倒也十分聰明。祇是不肯向學。所以在學校裏讀了許多年書。並沒有什麼成績。不過他却生成一種天才。專會罵人。學校裏有時開起講演會。或是辨論會。來他胸中空無所有。到了場上。簡直一句都說不出口。但有時和同學吵起架來。却又口若懸河。滔滔不絕。沒理也要說成有理。講到他的筆下。自然更不

賣罵

各界人的仇敵

了出來做百姓的代表。也不過指望他可以監督政府替地方上興利除弊。百姓可以享一天真共和的幸福。這担子是何等重大。期望是何等殷厚。豈知他們歲費到手。便似貧兒暴富。終日狂嫖濫賭。飲食徵逐。非但不能替百姓造福。反幫助着一班貪官污吏來蹂躪百姓。歷年辦事的成績。只不過開口便罵。舉手便打。揮拳捋臂。頭破血流。此種野蠻舉動。連本省的名譽都被他敗壞盡了。推究起原。因來無非爲的是挾黨營私。爭權奪

賈罵

一四

行了。平時臨到文課。他橫寫豎寫。寫了三四個鐘頭。也不過勉強湊個二三百字。還是文不對題。所以他看着這支筆。總覺分兩比別人來得重些。然而對於同學或是教職員。倘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他那支筆。倒又比別人格外來得靈活了。匿名帖兒到處亂貼。無非是造作謠言。壞人名譽。不但謠言造得十分像。連那文字也居然十分流暢。不像在課堂裏作文那樣艱澀了。因此大家都公上他一個徽號。叫作罵人專家。他聽見了。非但不動怒。轉自欣欣得意。可是學校中有了這樣一個罵人專家。在裏面就永遠不得太平了。因爲他將這罵人的本領擴而充之。便又時時鼓動風潮。挑撥惡感。不免要引出許多紛擾的問題來。起初那校長也還容忍着他。後來看他越鬧越利害了。便祇好將他開除出校。他這一氣。非同小可。自然要將那校長大罵特罵。罵得舌敝唇焦。實際上依然無益。他也只索罷了。

利。到。了。大。選。舉。時。候。不。問。這。人。的。程。度。資。格。如。何。只。要。金。錢。多。的。便。一。致。投。票。大。約。是。爲。着。連。年。干。戈。擾。攘。百。姓。的。苦。還。沒。吃。夠。再。加。些。鋒。火。之。驚。溝。壑。之。痛。這。不。是。把。百。姓。當。做。仇。敵。使。他。更。無。噍。類。纔。稱。願。麼。

丘。八。的。仇。敵。是。紳。富。國。家。經。費。歲。需。數。千。萬。其。中。十。分。之。六。七。都。用。在。餉。糈。裏。面。國。家。不。能。自。己。生。出。錢。來。仍。間。接。取。之。吾。民。的。食。租。衣。稅。這。還。是。太。平。沒。事。的。時。候。到。了。有。起。戰。事。來。動。員。令。一。下。治。裝。有。費。開。拔。有。費。

各界人的仇敵

劉老四出了學校之後。索性不讀書了。一天到晚。拉着三朋四友。做他的閒蕩生涯。這時候他年紀已有二十左右了。他於罵人之暇。忽又引起了一種念頭。他想。別人家到了這般年紀。都要做一篇自由戀愛的好文章了。我却空有了這樣簇新的頭腦。玲瓏的心肝。對於戀愛兩字。還沒有一試。似乎有些自己對不住自己。他存了這樣一個意見。一股蓬蓬勃勃的愛情。便登時發現出來。愛情一發不可復制。便急急的想找一個人來消受。好讓他這愛情有着落。可是他的愛情裏。或者也帶着些罵人的惡氣味。所以他意中愛慕的女郎。大約不少。肯歡迎他這愛情的。却並無一人。他於是又咬牙切齒。暗暗的罵個不住。說他們不中抬舉。隔了幾時。他結識了一個新朋友。時常到那朋友家裏去。那朋友有個妹子。相貌也很平常。不過五官却還端正。在劉老四眼光中。看來却又無異天仙化人了。於是不由分

腰包裝滿才肯動身那都不是吾民的膏血吾民所以予取予求甘心供給不敢吝惜者也不過爲了他可以誅姦除暴保衛治安愛護自己的身家性命罷了豈知這班丘八竟把良善平民常做俎上的魚肉任他擇肥而噬平日駐紮所在先把這一方的戶籍調查清楚那一家有財產那一家沒家當一一按籍記載到了打仗貧窮的曉得榨不出油來還可以倖免稍微有些身家的打得勝了便可以勒索犒勞打了敗仗便趁勢搶劫

說就拚命的對於他灌注愛情無如劉老四用了半年很濃厚的愛情對手方面却是絲毫不生感想劉老四有些急了暗想新式方法不成功祇好改用舊式了當下便另外託人去向那朋友提親那朋友說他自己做不得主要稟明他的父親他的父親却是個市儈平日目光中祇看見金錢劉老四家道是很貧寒的本人又不過是個浮蕩子弟沒甚出息他如何看得上眼一聽見提起親事便雙手亂搖說道他休生妄想劉老四碰了這個釘子氣得連罵都罵不出來了這也是合當有事原來他那朋友的父親專做着一種販米出洋的祕密生涯別人也還不甚注意却不知怎樣會被劉老四調查得清清楚楚他暗想這是我的機會到了還不在這時候出出心頭這口惡氣更待何時當下便邀集了許多朋友組織了一個會揀了一個熱鬧處所作爲會場天天在那裏開會痛罵奸商販米一面又將

倘若逃潰遣散更可以無所顧忌撈掠姦淫無所不至這不是把紳富當做仇敵不弄到他傾家蕩產不止麼至於上級軍官非但不能約束反來效尤這冤苦從何訴說呢

店夥的仇敵是東家店夥吃了東家的飯拿了東家的錢甚至於全家的妻兒老小全靠着這辛俸吃飯雖不講報答總要對得住這東家纔是要曉得東家所以肯給我吃給我用的緣故不過望他的生意發達顧客多一個好一個豈知這班夥友不但

各界人的仇敵

他調查得來的事實加上些花樣用着似通非通的文理鋪敘出來做成傳單油印着到處分送他這一來可算得口筆俱用暢所欲言了這罵的魔力果然很大不到三五天已經滿城傳遍差不多就要激起什麼風潮來了他那朋友的父親知道事情不妙十分着急忙教自己的兒子來和劉老四商量問他這樣搗蛋到底有什麼用意劉老四却老實不客氣將自己的欲望說出來道若是允了他的親事他就依舊可以設法將這件事情壓平下去如其不然他還要施展手段教那老頭兒吃不了兜着走這幾句話直將他那朋友的父親唬得亂了手脚一時無可奈何便祇好再央人來說情願自將女兒許配劉老四作爲一種交換條件要求劉老四將這事無形消滅劉老四却也有些神通居然能發能收自去把那個會解散了祇暗地請那幾位幫忙的朋友吃了一頓一天大事就此雲散烟消劉

賈罵

各界人的仇敵

沒。有。招。徠。顧。客。的。本。領。甚。至。於。對。於。走。上。門。來。的。顧。客。有。置。之。不。睬。的。有。惡。言。相。向。的。有。傲。然。高。坐。明。有。是。物。而。回。報。沒。有。的。彷彿。顧。客。出。資。購。物。直。是。向。他。乞。憐。一。樣。揣。測。他。的。意。思。惟。望。終。日。開。了。店。門。一。個。人。都。不。來。上。門。纔。好。這。不。是。把。東。家。當。做。仇。敵。想。把。他。的。汗。血。資。本。拋。入。東。洋。大。海。麼。况。顧。客。既。少。店。中。貨。物。必。然。陳。腐。貨。既。陳。腐。顧。客。愈。稀。勢。不。至。關。門。不。止。但。不。知。店。若。關。了。門。他。這。妻。兒。老。小。又。靠。什。麼。吃。飯。呢。

賣 罵

一八

老。四。祇。憑。了。一。個。罵。字。便。不。費。吹。灰。之。力。騙。到。了。一。個。意。中。人。并。且。他。這。罵。得。來。的。老。丈。還。慮。着。他。兩。肩。扛。一。口。不。能。養。活。家。小。於。應。有。的。妝。奩。而。外。又。特。地。贈。了。他。二。千。元。奩。資。一。面。還。在。一。個。洋。行。裏。替。他。薦。了。一。件。事。劉。老。四。此。時。妻。子。也。有。了。錢。也。有。了。事。業。也。有。了。他。這。一。樂。真。有。些。自。不。信。自。常。常。翹。起。大。拇。指。對。人。說。道。這。是。我。罵。人。專。家。的。初。出。茅。廬。第。一。功。

劉。老。四。賣。罵。既。然。得。了。勝。利。從。此。罵。興。愈。高。恰。巧。那。個。時。候。新。文。化。的。運。動。風。起。雲。湧。凡。是。時。髦。人。物。沒。有。一。個。人。不。要。買。幾。本。新。書。來。看。看。劉。老。四。總。算。是。出。身。學。校。的。一。個。青。年。自。然。也。要。學。學。時。髦。居。然。破。費。慳。囊。定。了。一。兩。種。雜。誌。又。買。了。幾。種。書。隨。手。翻。着。可。是。一。看。之。後。也。很。令。他。失。望。因。為。新。文。學。書。雖。然。通。體。用。的。是。白。話。可。是。那。種。白。話。有。時。比。文。言。還。來。得。奇。奧。往。往。幾。十。個。字。併。成。一。句。裏。面。夾。

姨太太的仇敵是金錢。姨太太的金錢雖然來得容易，但也是他主人搖尾乞憐，受盡笑罵，纔得剗刮地皮，或機謀盤剝了來的。全靠金錢在手，纔可以珠鑽盈頭，綾羅遍體，出餐館入歌場，汽車嗚嗚去，出風頭。不然那箇肯來趨奉他，認得他是姨太太呢？但他每遇金錢到手，不用掉他總不快活。凡是吃著遊戲，不問東西的美惡，良窳，只要聽說價錢貴，便要去試一試。至於今天打的首飾，明天見了新式，便立刻去改製，今天做的衣裳，

各界人的仇敵

着許多括弧，教人看都看不清楚，加以新文學也不是容易研究的。各家的學說，都含着有一種有統系的記述，或是合於科學性質的理論。像劉老四這樣，腹笥空空，如何能看得懂？因此他看了幾時，也就意興闌珊，不願再白費心思了。買來的書，一古腦兒都高高的放着，書架上或是整整齊齊的擺在書桌上，倒添了一種新式陳列品，也可以說是掛了一面皈依新文化的招牌。可是他對於新書雖然已經不生感想，至於他預定的雜誌，依然按期送來，送來之後，他內容固然不看，那前面兩頁目錄，却還要翻上一翻，總算不負他所花的這一筆雜誌費。有一天他忽然看見那『革新雜誌』的目錄上面，載着一個標題是『征服腐敗的陳舊的偶像觀念的中國舊式死文字底急先鋒』。他一看，看了這個長題目，覺着有些古怪，再下面署名却是『何新民』三字。他看了這個名字，又不覺吃了一驚，暗想

賣 罵

各界人的仇敵

明天換了花樣便丟棄了另買有些年老色衰的還要倒貼所僱供其揮霍性嗜博蒲的又復男女雜坐一擲十萬無論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總要把主人的金錢姓了別姓他纔如願這不是把金錢當做仇敵誓不與他並存麼這都指真能富裕的人家而言有些空架子的姨太太沒有他的力量却偏要學他的樣子那更冤枉了。

賣 罵

二〇

這何新民也是我當年的同學如今雖然久已不通音問似還記得他從前做起文課來分數比我還要少怎麼如今竟在這種簇新的雜誌上面成了一個撰述家了足見一個人的進步原是不可限量的真令人羨慕之至他因為引起了一種羨慕心就不免破例將他後面那篇急先鋒的文章也翻開來看了一遍覺得也完全是些空話除了痛罵舊文學以外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意見發揮出來也就擱在一邊不去理會但是從此他每逢『革新雜誌』出版就格外注意那張目錄却見『何新民』三字大名簡直沒有一期不刊在上面他別人的文字不看對於何新民的大作總得拜讀連讀了幾期總想不出他有什麼好處居然能夾在這些新著作家裏面大出風頭一天晚上他閒着無事又將何新民的文章拿來細看看了半天忽然福至心靈將手向案上拍了一下道對了對了那時他的妻

新年中之十大願

正誼齋主

民國成立已及十二年矣。國事蠅蟻民生憔悴。大有每况愈下之勢。深抱伊于胡底之悲。然而希望未絕。聊述吾願。

(一) 吾願國民慷慨輸財共思穩當之法。俾膠濟鐵路早日可以贖回。達到民有之目的。不致貽笑外人。

(二) 吾願各校實行新學制。促進教

新年中之十大願

子也。坐在旁邊。倒被他嚇了一跳。忙問你這是做什麼。難道是看書看瘋了麼。劉老四笑道。不是。這是我在書裏面悟出一種道理來了。你那裏知道他的妻子也不願意再去問他。他却自言自語的說道。原來這些自命不凡的著作家。也不過是一罵而已。祇要罵得利害。就有人歡迎。什麼研究學說。發揮學理。十人中找不到一二個。噫。噫。何新民都算得一個。急先鋒像我這個罵人專家。至不濟些。當個搖旗吶喊的小卒。總不怕沒有人請教了……自此以後。劉老四居然大忙其筆墨。每日總得寫上幾千字。向各報館各書局亂送論。他一支筆不但文言不行。便是講幾句白話。也有些教人念不下去。祇是用新式圈點。倒是他的拿手戲。因為他讀過幾年英文。不必改造。就自然懂得這些圈點的用法。當時的風氣。一篇文章不問內容。怎樣祇要用了新式圈點。那些編輯先生看見了。便知道這是受過

新年中之十大願

育。

(三)吾願各軍閥誠意悔禍實行廢督裁兵。

(四)吾願內閣得人不受強有力之動搖。

(五)吾願南北不動干戈。

(六)吾願國民各憑良心作事去其自私之心而有大公之見。

(七)吾願青年男女用情各遵正軌明解自由平權及解放等義之真諦而使天下有情人成眷屬。

(八)吾願報紙發達其輿論足以代

賈 罵

二二

新文學洗禮的趕緊發排一毫不敢怠慢因此不上幾時劉老四的大名居然常在報紙上或是雜誌上披露若問他做的是些什麼文章不過是將那些舊文學家晦氣無論古人今人一概大罵差不多連「混帳」「七八」「放狗屁」等字樣凡是罵人辭典中所有的都會用在文字裏去但是他的大名却因罵而顯他起初祇想當個搖旗吶喊的小卒誰知後來竟漸漸的有人奉為健將這也是他始願所不及的了他的罵人成績在這當兒可算是全盛的時代

劉老四既在新文學界中小小有名當然便有人要來請教他一天他為了一件事情碰了洋東一個釘子心裏正沒好氣忽然有個朋友前來探望他一見了他便說道我今天特來找你非為別事是要做一樁投機事業非請你幫忙不可劉老四道甚麼投機事業是不是要在我行裏來批什麼貨那朋友道不是不是劉老四道難道你

表真正之民意。

(九)吾願小說家均以指導社會輔助教育爲宗旨而其著作多純粹而無淫鄙以媲美於泰西之小說名家。

(十)吾願紅雜誌編輯者精心研究使內容日益精美暢銷全國爲小說週刊中之霸王而使鄙人可以常時投稿。

憶琴室諧談

恥痕

△鳴鳴

憶琴室諧談

要做什麼交易所生意請我做經紀人麼這是我不在行的還是另請高明罷那朋友道你都猜錯了老實告訴你罷我所謂投機事業是要想開一月書局劉老四詫然道開書局怎麼說是投機事業呢那朋友笑道說出來你就明白了我想開一月書局專賣新文學書劉老四不等他說完忙拍案叫好道提倡新文化這是再好沒有事情了看不出你這樣一個商人倒有這樣大志那朋友又連連搖頭道我若真提倡新文化便不說是投機事業了我的意思是因爲目前新文學書正風行一時我若開上一月書局專賣新文學書料想這生意一定是很好的而且我也不望他真能長久祇要賣過這一時的風頭賺上一筆錢便算了所以論起性質來實在是一種投機事業劉老四正色道你這番話就說差了新文化這三個字何等重大何等高貴豈可當生意做你以投機的眼光來經營新文化

賣馬

二三

某女士精史地學。一日其小姑問之曰。漢史載楚漢鴻溝分界。溝以西漢主之。以東楚主之。是明明以溝之兩岸爲界線。不識其中水面權利。究竟誰屬。兩國所公有乎。抑各據其半乎。女士匆遽無以應。因譌詞曰。是何難解。蓋鴻溝者。紅溝也。溝中水氣惡。濁不產魚介。雖蒹葭兩岸。而溝水濺之色爲之赤。殆如雲貴山間之瘴毒。然得之無益。故兩國皆願放棄之耳。姑聞言。若有所悟。曰。哦。怪道前日阿嫂致哥書。謂鴻溝險惡。一經涉渡。頓卽

出版事業。這真是根本錯誤。并且好算得是絕大的罪惡……他還要想滔滔不絕的講下去。那朋友早立起來。笑道。你這隻罵人的留聲機器。又大開其唱片了。老實說。像你這種人。也算不得是新文學中的健將。我若真是醉心新文化。何不去奉求那些真正老牌的新文學專家。誰耐煩來請教你。我所以來請教你。也不過因爲你有些小名氣。可以嚇人罷了。不料你倒擺起架子來。教訓我罷。我們也不必談了。還是我幹我的投機事業。你去提倡你的新文化罷。再說下去。倒貶了你的聲價。說着。便起身要走。劉老四連忙一把拖住。笑道。我是故意和你開頑笑的。我們的交情。非止一天。我的脾氣。你難道還不曉得。豈是那種呆板的人。祇要大家有好處。隨你怎樣說。我都依你。那朋友點點頭道。這便纔是你方纔那種冠冕堂皇的門面話。祇好去說給陌生人聽。不該來對我講。說完。又笑了一笑。纔把他

腹。漲。如。瓜。豈。亦。爲。瘴。毒。所。中。耶。女。士。面。頰。不。能。答。

△七個秀才

江。都。有。七。秀。才。均。落。拓。名。士。也。平。居。飲。酒。狎。妓。分。韻。徵。題。人。稱。爲。竹。林。七。賢。一。夕。同。飲。於。妓。寮。妓。名。大。喬。頗。丰。韻。有。妹。二。喬。尤。娟。好。二。人。均。能。作。小。詩。是。夕。飲。至。夜。深。七。人。都。有。醉。意。爭。請。留。髻。搗。窮。於。應。付。兩。喬。從。容。謂。諸。客。曰。諸。君。盡。風。雅。士。儂。姊。妹。各。有。一。令。請。諸。君。應。徵。中。式。者。留。落。第。者。去。如。此。公。平。辦。法。可。免。紛。爭。矣。衆。皆。應。

的計劃告訴劉老四。原來是想請劉老四去做個總編輯。每月送他薪水五十元。劉老四不問別的。單聽這薪水的數目。已經比洋行裏要大上幾倍。況且他剛受了洋東的氣。巴不得有個好去處。馬上給脚底給他們看。當下毫不遲疑。一口應承。那朋友也就欣然而去。劉老四的本領真大。居然加工起造。不上一個月。已編了十幾部新書。出來。他那朋友。原不過是小試其端。有了這十幾部書。儘發發賣了。於是一面印書。一面便租定了房子。定期開幕。劉老四又對他說。於書籍而外。又另辦了一種月刊。定期出版。格外覺得熱鬧。這時的劉老四。越發高興。洋行裏的事務。早已辭去。總算是專心一志。想在文學界上立一番場面了。却不料事與願違。別人家所出的新文學書。銷路果然不錯。獨有他老先生所編的書。光顧的主客。簡直很少。還有那種雜誌。就更可笑了。每期發行至多。不過銷個百餘冊。這樣一。

尤大喬先曰。限詠七絕一首。四句中須嵌以一至十之數字。不許顛倒錯亂。意須與儂姊妹相切。題既下。衆皆攢眉苦思。有尤某者。詩才最捷。脫口成吟曰。『一帶朱樓隱二喬。三分才調四分嬌。五陵年少六句老。七八來遊九十豪。』吟畢。笑與大喬携手入房。同尋好夢。餘六人既羞且急。連促二喬命題。二喬曰。儂之限格。與阿姊相同。惟須將數字倒轉。由十至一。亦不許顛倒錯亂。六人均翼獲選。絞腦挖心。卒不得就。時當九月十九。月色

來。可。把。那。位。想。做。投。機。事。業。的。朋。友。急。死。了。忙。問。劉。老。四。有。什。麼。救。濟。的。方。法。劉。老。四。道。不。妨。我。自。有。道。理。祇。要。我。辛。苦。些。多。做。幾。篇。罵。人。的。文。章。出。來。登。在。雜。誌。裏。面。說。得。人。家。的。出。版。品。如。何。不。好。我。們。自。己。的。出。版。品。如。何。好。有。了。這。樣。的。特。別。廣。告。自。然。可。以。吸。引。顧。客。了。那。朋。友。聽。了。覺。得。似。乎。不。錯。便。自。由。他。他。果。然。從。此。亂。罵。罵。了。一。個。多。月。那。銷。路。却。更。少。了。他。心。下。也。着。慌。起。來。便。道。這。些。看。書。的。人。也。實。在。可。惡。何。以。有。我。這。樣。的。指。導。他。們。還。不。能。覺。悟。祇。喜。歡。看。壞。書。不。喜。歡。看。好。書。當。下。一。發。狠。便。又。做。了。許。多。文。章。專。罵。閱。者。這。樣。一。罵。更。不。對。了。書。局。門。口。簡。直。找。不。到。一。個。買。主。大。家。都。異。口。同。聲。的。說。道。我。們。出。錢。是。買。書。看。的。誰。肯。無。故。討。罵……那。朋。友。見。不。是。路。祇。好。自。認。晦。氣。將。投。機。的。雄。心。一。概。拋。却。趕。緊。關。門。大。吉。這。時。候。的。劉。老。四。做。不。成。編。輯。回。不。轉。洋。行。真。是。進。退。維。谷。了。終。日。

西橫。更鼓已敲五下。一百姓。偶步中庭。對景觸機。吟成一絕曰。『十九夜月八分圓。七個秀才六個旋。五更四點雞三唱。我伴二喬一處眠。』二詩雖略有牽強。然非絕頂聰明。不易辦此。

莫燒香歌

瞻廬

(爲廣靈侯廟火災而作)

吾。今。唱。與。婦。女。聽。大。家。子。細。聽。原。因。
切。莫。朝。山。去。禮。佛。切。莫。入。廟。去。拜。神。

莫燒香歌

裏無事可爲。祇在茶館裏閒坐散悶。一天正獨自一人泡了一碗茶。坐在那裏看報。那扶梯上忽然走上一個人來。一眼看見劉老四。便走過來和他招呼道。老弟許久不見了。今日難得相遇呀。劉老四抬頭一看。見是他的表兄許小山。連忙讓坐。各自談起近况。小山說他近時辦了一張小報。那報的名字叫作『無線電』。問劉老四見過沒有。其實劉老四對於這張報。非但眼中沒有見過。連耳中都沒有聽得過。因小山問他。一時不好意思。祇得隨口答道。這張報是時常看見的內容。倒也狠好。小山嘆道。內容原也不錯。祇是銷場總不見好。我於文墨一道。是個外行。這是你知道的。急切又找不到一個編輯。每天祇由印刷所裏的人。在各報上亂剪。將下來的東西。雜湊起來。就算是一張報。所以總辦不好。劉老四聽到這裏。猛然轉了一個念頭。不禁自薦道。你倘然沒有人擔任編輯。我到可以幫幫你的。

賣馬

真燒香歌

佛。卽。是。心。心。卽。佛。何。必。靈。山。問。世。尊。
試。問。靈。山。在。何。處。方。寸。之。地。要。光。明。
你。的。良。心。不。改。造。勝。誦。慈。悲。觀。世。音。
良。心。歪。在。膈。肢。裏。求。神。求。佛。總。不。靈。
你。若。愛。把。彌。陀。拜。家。中。活。佛。是。雙。親。
晨。昏。甘。旨。無。欠。缺。勝。念。萬。卷。高。王。經。
出。嫁。要。把。公。婆。敬。公。公。婆。婆。佛。兩。尊。
家。庭。便。是。極。樂。國。切。莫。無。端。把。氣。尋。
因。甚。不。拜。家。中。佛。去。拜。泥。塑。木。雕。人。
舍。近。就。遠。真。可。笑。現。鐘。不。打。去。鍊。金。
無。非。受。了。僧。道。騙。鬼。話。連。篇。當。了。真。
僧。道。斂。錢。多。祕。訣。手。捧。緣。簿。上。你。門。

賈罵

二八

忙。小。山。連。忙。搖。手。道。不。敢。有。屈。你。的。學。問。我。自。然。十。分。佩。服。但。是。請。
你。來。辦。這。小。報。未。免。大。才。小。用。了。你。是。個。提。倡。新。文。化。的。人。我。這。張。
報。是。專。講。風。花。雪。月。的。談。談。戲。劇。講。講。嫵。經。敲。敲。小。竹。槓。這。是。我。們。
的。本。色。倘。然。一。講。新。文。學。豈。不。就。糟。了。劉。老。四。道。你。儘。管。放。心。我。的。
新。文。學。原。不。是。道。地。貨。不。過。拿。他。來。裝。個。幌。子。的。你。若。愛。新。文。學。我。
就。講。新。文。學。你。若。不。愛。新。文。學。我。可。以。一。字。不。提。而。且。我。辦。起。小。報。
來。自。信。有。一。個。祕。訣。包。你。一。定。銷。路。發。達。小。山。聽。他。這。樣。說。沈。吟。了。
一。會。便。道。既。然。如。此。我。就。一。定。奉。請。不。過。薪。水。却。十。分。菲。薄。每。月。祇。
可。致。送。十。大。元。不。知。你。能。否。俯。就。劉。老。四。道。十。大。元。未。免。太。少。姑。且。
辦。着。再。說。罷。當。下。總。算。接。洽。定。妥。這。位。準。新。文。學。家。劉。老。四。又。一。變。
而。爲。小。報。編。輯。了。在。他。初。接。手。的。這。一。個。月。那。張。『。無。線。電。』。報。居。
然。銷。數。陡。漲。從。每。日。九。十。五。份。竟。加。到。一。百。份。劉。老。四。自。以。爲。他。這。

甚。麼。善。薩。做。生。日。快。快。安。排。上。壽。金。
甚。麼。觀。音。多。靈。感。重。修。廟。宇。塑。金。身。
甚。麼。大。拜。血。湖。懺。無。量。功。德。建。衆。生。
各。處。紛。紛。來。獻。會。四。鄉。八。鎮。都。有。人。
甚。麼。廟。中。大。賽。會。酬。謝。當。方。土。地。神。
清。音。歌。曲。般。般。有。戲。台。上。面。演。戲。文。
如。此。善。緣。休。錯。誤。奉。勸。諸。位。快。來。臨。
求。福。自。有。福。可。得。求。利。自。有。利。可。尋。
娘。娘。聽。說。迷。迷。笑。太。太。聽。說。笑。盈。盈。
師。父。叫。得。應。天。響。替。我。緣。簿。掛。姓。名。
張。家。太。太。捐。一。百。李。家。娘。娘。五。十。金。
到。了。那。天。忙。碌。碌。穿。花。戴。朵。換。衣。裙。

莫燒香歌

個。祕。訣。狠。靈。心。下。十。分。得。意。但。是。到。了。第。二。月。可。就。不。行。了。從。一。百。
份。直。退。到。五。十。餘。份。一。退。之。後。就。再。也。增。加。不。起。了。漸。漸。的。又。從。五。
十。餘。份。而。退。爲。二。三。十。份。由。二。三。十。份。而。退。爲。十。幾。份。到。得。後。來。除。
了。每。日。送。閱。而。外。祇。剩。了。兩。三。張。的。銷。路。小。山。急。得。沒。法。便。來。埋。怨。
劉。老。四。道。你。這。報。到。底。是。怎。樣。編。輯。爲。何。好。好。的。一。個。文。學。家。竟。不。
及。一。個。印。刷。所。的。手。民。還。能。毅。維。持。一。部。份。的。銷。路。你。不。是。說。有。祕。
訣。的。麼。請。問。你。的。祕。訣。用。在。那。裏。去。了。劉。老。四。聽。他。這。樣。數。說。不。禁。
大。怒。便。拍。着。桌。子。嚷。道。我。的。祕。訣。已。經。大。用。特。用。無。奈。沒。有。效。驗。大。
約。是。你。這。張。報。生。成。是。一。個。短。命。怎。好。怪。我。的。辦。報。祕。訣。凡。是。在。
報。界。略。有。經。驗。的。人。沒。有。不。公。認。爲。無。上。妙。法。的。說。穿。了。祇。是。一。個。
罵。字。無。論。什。麼。人。無。論。什。麼。事。被。我。找。住。了。一。罵。那。被。罵。的。人。自。然。
要。還。罵。他。還。罵。了。我。我。又。想。法。子。罵。他。這。樣。罵。來。罵。去。筆。墨。官。可。就。

賣罵

莫燒香歌

新。嫂。嫂。搽。雪。花。粉。二。小。姐。抹。香。水。精。
對。門。老。太。尤。可。笑。壽。衣。壽。褲。着。在。身。
外。罩。披。風。天。青。緞。六。幅。紅。裙。掛。響。鈴。
走。到。人。前。吃。一。嚇。棺。材。倒。出。活。死。人。
有。些。天。赦。牌。插。髻。有。些。黃。袋。挂。當。心。
沒。老。沒。少。同。拜。佛。沒。村。沒。俏。把。香。焚。
還。有。許。多。男。子。漢。一。般。迷。信。逐。斂。裙。
手。提。香。籃。急。急。走。成。羣。結。隊。進。山。門。
和。尙。看。見。香。客。到。便。同。會。首。出。來。迎。
小。沙。彌。把。茶。來。送。吃。了。香。茶。拜。金。身。
參。見。法。王。鳴。鐘。鼓。似。與。和。尙。來。做。親。
和。尙。前。拜。你。後。拜。腦。壳。頂。住。脚。後。跟。

賣罵

三〇

打。得。十。分。熱。鬧。可。以。借。此。引。起。外。界。的。注。意。一。張。報。最。怕。的。是。無。聲。
無。臭。祇。要。外。界。一。注。意。這。銷。路。便。不。愁。不。旺。了。所。以。我。編。這。張。報。也。
是。用。的。這。個。法。子。不。料。事。出。意。外。我。這。裏。一。篇。一。篇。的。罵。人。文。章。發。
表。出。去。人。家。簡。直。不。理。非。但。沒。有。人。附。和。并。且。沒。有。人。還。罵。這。麼。一。
來。這。張。報。就。毫。無。聲。勢。了。這。是。氣。數。使。然。非。戰。之。罪。在。我。已。是。竭。盡。
心。力。每。月。祇。拿。了。你。十。塊。大。洋。却。費。去。這。許。多。精。神。實。在。得。不。償。失。
你。不。知。道。感。激。反。來。埋。怨。我。真。是。豈。有。此。理。說。罷。就。拂。袖。而。去。算。是。
與。這。張。『無。線。電』小。報。從。此。脫。離。關。係。了。
劉。老。四。生。平。倒。也。別。無。嗜。好。祇。喜。歡。看。戲。在。學。堂。裏。讀。書。的。時。候。便。
時。常。偷。空。請。假。在。各。戲。園。裏。亂。闖。久。而。久。之。也。會。唱。幾。句。皮。黃。并。且。
還。跟。着。人。家。在。那。裏。捧。角。到。了。灌。輸。新。文。化。以。後。他。纔。大。大。的。覺。悟。
了。說。舊。戲。是。野。蠻。的。是。不。人。道。的。是。違。背。世。界。潮。流。的。從。此。便。不。進。

會首便把殷勤獻幫你佛前點香燈
幫你焚化紙元寶挨挨擠擠近你身
菩薩面前丟盡醜你們如何不生噴
拜佛完畢便擺酒素齋款待香客們
喚姊呼姨同入座佛殿裏面鬧盈盈
你夾一塊素火腿我吃一塊素蹄筋
你們愛把素齋吃如何名目帶葷腥
可見吃素全是假無其實而有其名
會首提壺來上酒斜眯色眼看敘裙
席上婆娘多健嘴說長道短話閑文
某家女兒生得好某家媳婦欠正經
某家婆子常貼漢某家孀婦愛偷情

莫燒香歌

舊戲園了有時戲癩發了就看其新戲但是中國的新戲既沒有
人才又沒有劇本那裏會演得好劉老四對於新劇雖然也沒有什
麼經驗但是在新出的書籍上面什麼易卜生蕭伯納的劇本多少
也涉獵過些就不能不賣弄賣弄因此在那所編的雜誌上和那張
「無線電」小報上將時下這些新劇罵得不亦樂乎一面罵一面
又說出許多戲劇改良的道理來其實他也並沒有什麼真知灼見
不過將別人已說過的話拿來重演一遍在外行看來倒也覺得他
說得十分熱鬧就這一點他又得了一個好機會他和「無線電」
小報脫離之後那和聲新劇社的老板叫作談省三的竟慕他的名
輾轉託人介紹要請他去編劇本說是因為和聲社所演的新劇沒
有一齣能號召座客的想請他這位有新思想的人去編幾齣好戲
或者可以和打嗎啡針一般加上些興奮的力量劉老四見有人來

賣馬

真燒香歌

有的沒的隨口講大塊麵筋囫圇吞
吃罷素齋無多刻和尙便來收願金
算盤打得的響果然不差半毫分
婦女願金隨身帶姊妹姊妹撩衣襟
露出裏衣楊妃色和尙瞧見昏了心
嘴裏念聲彌陀佛兩隻色眼似火焚
種種醜態難描寫描寫出來笑煞人
付罷願金去隨喜禪房裏面胡亂行
轉出禪房看茅廁是否要把木屨聞
廚房柴間都走到大雄寶殿把身停
數罷諸天羅漢像高抬雙眼看世尊
四大天王都威武青面獠牙雞脚神

賣罵

三二

請教他巴不得欣然答應不到五天便和他編了三齣戲第一齣的
劇名是「自由戀愛」第二齣「勞工神聖」第三齣「一個解放
的女子」這三齣戲的內容如何不得而知但就名目而論據劉老
四自己說已經可以吸引一般社會使他們不能不看了談省三聽
了大喜當下便大登廣告大吹法螺說是延聘當代文豪特編有價
值的名劇借此改良社會覺悟同胞……那一篇廣告足足有一千
多字差不多將那些新名詞都用完了經了這一番鼓吹的力量大
家都以爲這三齣戲一定可以賣個滿座了誰知臨到開演領教的
人依舊不多談省三言語之間便不免有些失望劉老四一想這事
情不對就歸咎於那些演員說他們有了好劇本不會表演所以失
去了原來的精神這些話又被那一班演員聽見了也想了一個抵
制的法子要求老板說這劉先生編的戲我們自認是程度淺不會

和尚陪着婆娘走指指點點說原因。這尊羅漢某人塑某人發願助裝金。尙有幾尊未裝塑奉勸娘娘發善心。婦女看着和尚面只好隨意捨金銀。還有婦人願宿廟停眠整宿住叢林。其中笑話有多少我也不用去搜尋。茶坊酒肆添資料被人指點污聲名。燒香之弊說不盡還有燒香把禍尋。拜佛普陀渡海去中途舟覆喪殘生。也有香客遭盜劫當頭白虎降災星。求福得禍常有事如何大家不肯醒。最近湖州靈侯廟酬神演戲鬧盈盈。

莫燒香歌

演以後須請他自飾劇中的重要人物我們願爲配角否則寧可退還包銀大家散夥談省三一聽這事情倒很難辦却也不得不和劉老四商量劉老四轉一口應承道他們要我演戲麼這又何難新戲不如舊戲又不用唱工又不講台步我自信以我的口才和表情儘能對付請你告訴他們就說照辦包你不會坍台談省三聽他這番說話倒覺得出於意外但因此可以免除這些人的要挾却也很好當下便去回覆了這些演員從此以後劉老四居然由編劇而兼演劇越發自以爲風頭出足了在他初上台的一箇月中居然生意略好這是因爲他在演劇中間往往使用他那一種看家本領專會借題發揮一會兒罵政府一會兒罵社會他不但罵人的口才來得便是罵人的姿勢也狠好彷彿自有一種繳昂慷慨的神態可以戟刺觀客的聽覺和視覺因此竟有許多人拍手歡迎他他也非常賣力。

賣罵

莫燒香歌

四處香客都到此女眷多於男客們
大家愛把風頭出嬈嬈娉娉進廟門
臂釧耳環多新樣不是珠來定是金
拜罷尊神同看戲一片喧天鑼鼓聲
那個小旦生得俏這個武生年紀輕
正在眼花撩亂處火神菩薩降來臨
烘烘烈烈一場火嚇得大家沒路奔
燒死踏死人多少算來足有四百零
零肢斷體難收拾提起此話也慘心
瓦礫場中尋遺體扒出簪鐲數不清
可見燒香是無益非徒無益又災生
我非饒舌胡亂講這事確鑿在吳興

賣罵

三四

非罵到人家拍手不肯住口其餘的演員果然心下暗中佩服一個
個交頭接耳說演戲能教人拍手這已經是一樁不可及的本領了
……劉老四知道了自然格外得意演劇時的罵人也格外加工可
是罵得太利害有一次他又在那裏憑空亂罵恰巧那天來的都是
些老看客聽慣了他的罵不以為奇便沒有人拍手他一時神經衝
動忽然望着台下大罵起座客來了說他們沒有程度不配聽這樣
的好戲那些座客不禁大動公憤一閃而散從此大家將「和聲社」
三字改呼為「惡聲社」永遠沒有人再願化了錢來聽他的惡聲
了。

可憐的劉老四他這個賣罵生活始終不會得利心下便十分氣惱
逢人告訴說他數奇不偶簡直是賈長沙復生彌正平再世有許多
人聽見了也不理他有一天遇着一個舊同學又對他訴苦那舊朋

奉勸閨中諸姊妹。不如安穩座家庭。
莫信菩薩莫信佛。只信腔中一顆心。
方寸靈臺從古說。此間不可染灰塵。
一切迷信都破了。快快活活度光陰。

十七字的詩家

葉穆

某詩人擅十七字詩。某年嚴冬未雪。
太守出示禁殺生物。以求禱于天。而
時經月餘。不雪如故。詩人乃作詩以
嘲之云。「太守求下雪。萬民皆歡悅。
推開紗窗望好月。」太守聞而責以

十七字的詩家

友便笑道。你休得怨賣罵的生涯。不好這還是你自己賣罵的資格。
不夠賣罵的藝術。不高你若有這本領。能去當個議員。或是做個大
政客。那麼靠着一張嘴一支筆。到處罵個不休。就可以橫行一世。何
致潦倒呢。劉老四聽了。爽然若失。半晌纔歎道。便這幾句話。倒是個
良好的教訓哩。



妾禍

老談

妾妾這件事。差不多是人人贊同的。妾妾的壞處。也是人人可以曉
得的。却是所曉得的壞處。都是就那妾的本身。上着想什麼。姦犯
盜離間。骨肉敗壞家庭的些事。至於相對的壞處。議論的人很少。我

妾禍

三五

十七字的詩家

掌心十八。詩人又吟云。「作詩僅十七。實打有十八。若上萬言書。遭殺。」太守益怒。命發配襄陽。其舅送之。詩人又吟云。「發配到襄陽。見舅如見娘。兩人齊下淚。三行。」末句。因伊舅故眇一目之獨眼龍也。後期滿歸鄉。其妻育一女。因又作詩云。「阿舅大扯謊。養女說兒郎。掀開衣服看。像娘。」因其舅前函云。其妻有兒在孕也。

徐枕亞許廬父嚴芙孫三位先生合辦「小說日報」一種頗有精采上海交通路清華書局發行

妻禍

三六

偶然記起十年前聽得朋友說的一件事體來。並且是一個鼎鼎有名的人家裏發生的。却是知道這回事的人很少。如今把他寫了出來。也可以算得娶妻的一件禍事呢。

北京後門外邊有一所大宅子。建築得極其宏壯。一望而知是個世家大族的府第。這宅裏邊有一所大樓。上面橫了一塊匾。是香隱閣三個大字。那閣上鋪設得錦天綉地。陳列着商鼎周彝。富貴繁華中帶着一派風雅古樸的氣象。絕不是現在那些崛起的闊人。只知道陳列幾件外國器具。擺上幾件假古董的。

那閣子上首一間。朱紅窗格糊着翠藍亮紗的。和合窗下邊橫放着一張長案子。對面坐着兩個人。一個是個四十多歲的男人。中等身材。白胖臉兒。留着八字鬚。鬚光着頭。穿着一身極貴重的衣服。扣着帶子。而帶子上邊累累墜墜掛着許多漢玉珍寶的佩件。大約就是

紅十字小山歌

飯牛翁

一字寫來兩頭平。小紅低唱悄聲。

音。滿江紅曲子新詞句。檀板紅。

么頂好聽。

二字寫來曠歪斜。紅面孔有個關。

老爺。紅心赤膽保劉皇叔。至今。

是清香紅燭祀家家。

三字寫來短又長。鴛鴦侍婢小紅。

娘。張君瑞書簡紅箋紙。紅袖般。

紅十字小山歌

這宅子的主人翁了。

對面坐着的是一個二十來歲時裝的少婦。相貌也不過中人。却是靈敏聰慧。五官上都推滿了。那雙眼睛尤其清潔。長條身材。白淨皮膚。丰姿極其清雅。兩眉心中却隱隱帶着一團蕩意。手裏正在看一塊漢玉勒子。在那裏換那繫的條子。一面問那男子道。今天怎麼回來。這樣早。那男子笑迷迷的說道。晚上有人請我在便宜坊吃鴨子。我因為你是最喜歡吃他家鴨子的。回來我們一同去。我又得了一個好郵票。特地拿回來。交把你替我收在一處。那少婦道。什麼郵票。又這樣好法。那男子一面從懷裏一個皮夾子裏掏出個小包兒來。遞把那少婦。一面說道。這個郵票。全世界贖不了。幾個是個美國郵票。專家藏的我。託外國公使館裏人替我設法兒買來的。合起中國銀來。要三千多塊呢。那少婦把那小包子打開。取出郵票來。道。這個

委 編

三七

紅十字小山歌

勤。燒。夜。香。
四。字。寫。來。弗。透。風。梁。紅。玉。幫。助。韓。
世。忠。黃。天。蕩。一。戰。紅。旗。捷。女。英。
雄。紅。粉。建。奇。功。
五。字。寫。來。玉。字。形。紅。杏。尙。書。宋。子。
京。脩。唐。書。紅。蠟。高。燒。起。研。壁。紅。
硃。細。品。評。
六。字。寫。來。大。字。腔。吹。紅。簫。王。文。跳。
粉。牆。賣。菱。哥。採。得。紅。菱。賣。紅。砒。
一。服。賞。端。陽。
七。字。寫。來。像。銀。鈎。紅。樓。夢。裏。夢。紅。
樓。怡。紅。公。子。多。情。種。愛。紅。毛。病。

妻 禍

三八

樣兒。却。沒。有。見。過。花。紋。到。也。很。細。緻。而。且。這。顏。色。也。是。很。古。舊。的。了。
就。是。美。國。的。麼。那。男。人。道。是。人。家。的。一。種。紀。念。郵。票。詳。細。對。你。說。了。
你。也。弄。不。明。白。你。替。我。同。那。些。最。貴。重。的。放。在。一。起。就。是。了。
那。少。婦。便。做。出。一。種。不。願。意。的。樣。兒。來。瞟。了。那。男。人。一。眼。說。道。人。家。
就。弄。不。明。白。既。這。樣。我。就。不。問。說。着。起。身。在。一。張。雕。燬。梅。的。櫥。裏。拿。
出。一。個。螺。鈿。匣。兒。來。放。在。案。子。上。在。匣。裏。取。出。一。本。極。精。緻。的。外。國。
冊。子。來。預。備。來。收。那。張。新。買。的。郵。票。那。男。人。便。走。到。少。婦。身。邊。拉。了。
一。張。椅。子。把。少。婦。攬。在。身。邊。坐。着。一。手。在。少。婦。身。體。上。撫。摩。着。一。手。
揭。那。冊。子。指。點。上。邊。郵。票。把。少。婦。看。說。這。是。那。一。個。國。的。這。是。那。一。
回。紀。念。的。說。得。津。津。有。味。那。少。婦。便。有。些。不。耐。煩。的。樣。兒。說。道。拿。出。
來。一。回。你。就。要。看。一。回。難。道。還。沒。有。看。得。夠。麼。讓。我。把。他。放。好。了。好。
不。好。那。男。人。道。這。東。西。原。是。爲。玩。賞。的。單。收。藏。着。不。玩。賞。又。要。他。幹。

太風流。

八字寫來兩脚分。紅氍毹上演戲。

文。紅鬃烈馬紅蝴蝶。一曲紅牙。

細細聽。

九字寫來響兜兜。唱紅絨繡出玉。

綉。大紅袍上金龍活。一粒紅。

珠何處求。

十字寫來意興豪。張遼射箭奪紅。

袍。紅衣隊裏綠衣將。一箭紅心。

鼓打高。

什麼呢。

那少婦又道。你回來了。太太那邊去過了。沒有不要。又惹得尋我的事。那男人笑道。你就專喜歡說這些話。去不去有什麼要緊。少婦鼻子裏哼了一聲。說道。你知道什麼。從前梅隱在這裏。還不是兩個人。現在只有我一個。是容易招是非的了。那男人笑着把這少婦攪得緊緊的。說道。我的。小性命。你不要儘着亂說。那姚家的。也不要提他了。我看你。比我的。什麼。古董珍寶。都貴重。香山的。樊素。蘇鬍子的。朝雲。只怕。都比不上你。我呢。那少婦道。我可比不上那些人。我只願能夠長長遠遠的。跟你在一起。將來到你百年之後。我便跟你。一齊去。我的心願。可也滿足了。但不知有這個福氣。沒有說着。眼圈兒。紅紅的。像要哭的。樣兒。

那男子。更是憐惜的了。不得說道。你放心。什麼事體。都有我呢。斷不。

之字冤詞

之字冤詞

雲女士

閱者諸君公等亦知不佞為何如人乎不佞實一之字是也自承倉聖肇錫嘉名以迄于今屈指已四千有餘載矣古聖昔賢不加白眼以故一啓口間輒提及鮑生名字如魯論之學而時習之孟子之萬乘之國千乘之家咸于首篇將不佞表章其上致不學無術如余亦得隨聖經賢傳昭日月而壽河山永垂不朽自是厥後除

妾禍

四〇

教你受一些兒委屈就是了。那少婦道：這話可也難說。老虎還有個打盹的時候，你能夠一天到晚跟着我麼？能夠同你生個兒子，還好一點。偏偏又是生了一個女兒，這不是沒有福氣麼？男子笑道：你說些優話照你我的年歲，還怕什麼？沒有生養麼？不要再說這些了。你快把這些郵票收了。我同你到那邊房裏去歇息。歇息去回來還要。去上館子吃。那少婦便把那郵票熨熨帖帖收好，冊子依舊放在匣子裏。收到櫥裏，又笑問男子道：還要吃點什麼？不要那男子道：那邊櫥裏有東西呢。到那邊去再吃罷。說着兩個人手挽着手兒一同走過那邊房裏去了。

上面叙了這許多話，究竟這宅子主人是個什麼人？這少婦又是個什麼路道？也不可以不交代交代。讓大家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原來這宅子的主人姓孫，他的名號人到不很知道。因為他有這香隱閣。

三家村學究所教童讀千字文百家姓外一切書籍不佞無不列名其間雖騷人韻士作律絕詩有時若棄我如遺然之子兩字何等芬芳之一名何等新穎之累號福山而斯雅之江稱浙水而見奇其借重鄙人處正多也不謂時異勢殊投壺中雋與我代興者乃在一向無名望之的字查此倉出身本極卑賤在專制政體時代爲僕役與囚徒自稱之名詞所謂小的者是也而老的少的村的俏的更帶幾分揄揄輕藐之意至若紅樓

之字寬詞

自己便常署那香隱閣主人或是僅署香隱兩字人都知道他叫孫香隱這孫香隱的乃父是湘軍裏的一員宿將去世多年也得過什麼公的諡法有兩位公子大公子是個功名中人承襲乃父的餘蔭做他的事業這孫香隱是位二公子生有異秉儻不羣引重氣節并且挖雅揚風輕財好客在少年時就享了盛名原本做了一個閩公子的起碼官後來見朝政日非便不高興去做一味的風花詩酒嘯傲湖山那時正是士人纔倡維新的時候香隱對着維新也很能致力所以那些新一點的人物也很崇拜他也是他負盛名的一端再說到他的家庭久已是同他乃兄分居的了娶的夫人姓王也是他們同鄉世家知書達禮到也算個大家閨女可是舊女界裏的各種壞習氣都算是完全的孫香隱常時同他開頑笑叫他習氣大至他的性情就可以想見了生過兩個兒女大的是位小姐小的是位

妾禍

夢。即。稱。周。瑞。家。的。賴。大。家。的。更。用。以。
為。僕。婦。之。名。稱。尤。卑。卑。無。足。道。矣。乃。
又。婢。學。夫。人。爭。我。座。位。豈。彼。僮。之。資。
格。亦。同。爛。羊。頭。爛。羊。胃。灶。下。養。可。獵。
取。關。內。侯。騎。都。尉。中。郎。將。耶。不。然。何。
逼。人。若。是。之。甚。也。或。曰。優。勝。劣。敗。天。
演。公。例。我。公。名。位。太。古。不。合。時。宜。自。
當。翩。然。歸。隱。以。讓。賢。者。斯。語。也。非。無。
一。理。予。亦。何。必。與。後。生。小。子。較。量。短。
長。以。示。不。廣。然。亦。不。能。無。一。言。以。解。
世。人。之。惑。夫。近。人。之。改。之。為。的。為。普。
及。教。育。容。易。認。識。并。容。易。書。寫。計。耳。

少爺現在都已經嫁娶過了以前并且都出洋留過學因爲感了外國的風氣很能打破中國舊禮教的範圍在留學時代社會上一時傳播他們姊弟兩個的艷史也就着實不少有人說那位大小姐還嫁過個外國人後來不知道怎麼個結束現在的丈夫是回國之後嫁的論起這幾年社會上有一部份人講女子解放提倡自由戀愛其實算起來這位小姐要算女子解放的前驅自由戀愛的先覺呢那位二少爺終日在外邊花天酒地的遊蕩是不必說了娶的這位少奶奶也是個名門之女却性情舉動同那位大姑子差不多的孫香隱本是個風流豪邁的一路前幾年在蘇州上海兩處堂子討了兩個人一個姓丁就替他起個名字叫丁香一個姓梅就叫他梅隱都得寵得了不得因而就起了這個閨名婦女的妒忌心可算是天性試問這位習氣大全的王夫人有個不妒忌的麼無奈他是大家

但易子相識莫鄙人。若否則白樂天。乳臭小兒何以生甫。七月卽與鄙人爲友。耶易子書寫亦莫賤名。若世人所謂三曲之是也。而彼僉則從白從勺。非先介紹白勺兩君。覲面不成。其爲的也。執是以觀鄙人之遭謗。尤乎否乎。雖然時也。運也。時來風送滕王閣。運去雷轟薦福鄙人。旣已失時。實交晦。運喋喋奚爲。矧近人心裏。好在濫出風頭。凡事皆然。文字尤甚。故與其之乎者也。永戴破爛頭巾。無如的了。這麼變作藍青官話。上行下效。

之字冤詞

閨秀出身看慣了多。妻制的那些打打罵罵的潑辣行爲。不好行出來。那心裏的氣忿。由姨太太身上。就推到老爺身上。幾乎想把香隱制死了。纔好泄他。那股怨毒。不過一時。還不忍下這利害手段。就同兒子女兒商量。想了個法兒。利用兩位姨太太爭寵的機會。暗中使他們伙拼行了。這個法兒。不上半年。果然香隱中了他們的圈套。擊着梅隱犯事的實據。不禁大怒。立刻要把梅隱制死。這丁香又動了個兔死狐悲。觀念便又竭力替梅隱解釋。那立王夫人又出來做好人。再三勸着香隱好好的把梅隱遣去。現在所存在的。就是丁香一個。前面所說的那個少婦。就是他了。說到這位丁姨太太。千伶萬俐。原本是孫香隱最得意的。在梅隱沒有去的時候。那王夫人利用他排擠梅隱。他何嘗不明白。他這個作用。無奈蛾眉善妒。天性使然。覺得雖然被人利用。却好借着王夫人。

妻禍

希奇寶卷

任風雅之道。衰北調。南腔。盡通人之笑。罵時尙如斯言。亦奚益。惟骨鯁在。喉。不能不發憤。一道耳。願知我者鑒之。

希奇寶卷

仇郎

希奇希奇真希奇。希奇宜些捨把戲。四金剛聽得哈哈笑。彌陀聽仔哭連連。

希奇宜來真離奇。希奇勿是吹牛皮。拌脚司務挑仔刺頭担。有尾巴朋友。

妻禍

四四

的後盾把梅隱弄走了也。正中下懷。等得見香隱。要把梅隱制死了。自己未免有些寒心。所以又竭力的來解釋。等得梅隱去了。他可算是獨霸爲王。那王夫人。那在他眼裏。這時香隱抱着那物。稀爲貴的觀念。對着他格外的寵愛。他生的那個女兒。三小姐。現在也有七八歲了。也深得香隱的喜歡。就這件事上。這位姨太太。却添了兩個對頭了。

原來王夫人。人生的這兩位小姐。少爺。在當時。可算男女界裏最新的人物。前面也。大略敘過。這新人物的宗旨。對着權利。到是不肯放鬆的多。他們見父母。已都是四十多歲的人了。那生子一層。已可算是不可知之數的了。乃翁以前所分的遺產。當時也有個十多萬。雖揮霍了不少。幾萬金。現在還是有的。還有那古董字畫珍玩。價值也還着實不少。將來這筆財產。不是他姊弟兩個的。是那個的。所慮的就

扞脫俚。

格種希奇勿希奇。希奇宜出捨事體。
尼姑要去嫖堂子。和尚要想賣花烟。
格種希奇野勿奇。瞎子看燈話巴戲。
鬢髻訪事真好笑。啞子唱捨九更天。
我宜希奇你來聽。希奇宜些啥事情。
燈草吊死人命重。豆腐撞死出新聞。
希奇事體宜勿完。要聽希奇走過來。
三歲女孩死脫親丈夫。八十歲兒子
哭哀哀。
希奇事體實在多。聽我再宜希奇歌。
老虎撞死蚊虫脚。飛艇扛進螞蟻窠。

希奇寶卷

是姨太太要是生了子女。就照平均分。也不能姊妹兩個一人一半。
了。因爲這層關係。就對着那姨太太方面。實在有些容不得的光景。
以前王夫人設謀遣去梅隱。這兩位小姐少爺參預的地方。很多大
小姐的丈夫是個活動人。東跑西跑。沒有一定的地方。大小姐要監
督住。他就不能不跟着他。到東到西跑去。家裏事體只好交把了少
爺。少奶奶監督着自己。遇着必要的時候。也回來走走。計劃計劃。那
位少奶奶更好對着丈夫。本也抱的個自由主義。丈夫固然不能拘
束他。他也不去拘束丈夫。任憑丈夫忽南忽北的亂奔。他却是在在
家裏跟着他。婆太太的時候。多專爲監督那姨太太的舉動。現在見
這位三小姐很能得乃翁的歡心。更是心裏一刻都放不下。現在
是個女兒已經極公平的要。去。掉。我們一份萬一再生個兒子。那還
了得。因此謀去丁香。同三小姐的心思。一日甚是一日。幾乎有刻不

妾禍

希寄寶卷宣完哉。空口嚼蛆嘴裏乾。
明朝生意勿做仔。紅先生替我宜出
來。

瀛談

王天恨

△狗之光榮

歷史上空前大戰爭。要算歐戰了。軼
事異聞。在鎗林彈雨裏產生的。不知
多少。當法德兩軍在撒爾布爾大戰
時。法軍第二十二聯隊好不奮勇。乘
勝進攻。德軍漸漸失了抵禦力。快要

容緩的光景了。這是他家門第家庭大概的狀況。我把他來這樣一
表白。那前後的事體看的人就可以了然了。
一天晚上。王夫人房裏除了少奶奶連一個使喚的人都沒有。婆媳
兩個在那裏秘密談話。王夫人說你姐姐回信上說。今天就到京。怎
麼這一會兒還沒有來。少奶奶道也准許到了。他的朋友多。也許到
什。怎地方就攔住了。天津車是七點多鐘。正是吃飯的時候。家裏離
車站又遠。准許同朋友吃了飯再回來的。王夫人道也許是。他回
來了。把我們商量的話同他切實商量一下。非得趁你爸爸不在家。
把那娼婦同那壞種去掉。我心裏也寬舒了。你們也少了個對頭。
不過你爸爸這一氣連命都可以送得掉。那少奶奶便湊在王夫
人耳朵邊說了幾句。王夫人道。我也是這個意思。我那一年就打這
個主意的。後來沒有成功。現在更沒有什麼顧忌了。

潰了。誰知在這緊要當兒。德國大軍忽至。把法軍團圍住。法軍孤立無援。停會兒就得全軍覆沒。那二十二聯隊的隊長。好不着急。便大聲疾呼道：「我法蘭西愛國健兒。竟受困於敵人乎。吾軍當奮力殲此羣醜。至死弗渝。」這麼一呼。士氣頓振。可是終究寡不敵衆。那隊長無奈。只得命一個軍官。到大本營裏告急。叵耐突了幾次。總沒有突出。那隊長更是着急。最後想得一法。寫了個告急軍書。盛在絹囊裏。喚過一隻軍用犬。啣在他

這時忽然有個用人來報道。大小姐回來了。同了二位男客。一齊來的。在西書房裏呢。少奶奶聽了。便立刻唧唧略略的一路皮鞋響。趕到西書房去了。自有用人招呼茶點。隔了有合一會功夫。他姐姊兩個纔一齊進來。見了王夫人。問是什麼客。大小姐道。在天津上車的時候。遇着兩個熟人。一路來下車。他們請我到館子吃了晚飯。又送我回來的。接着又問信上叫我回來。是不是爲那丁家媳婦同小娘種的事。麼。少奶奶道。正是爲這個。就把同王夫人商量的計劃。一一說了。大小姐道。這樣辦法很好。不怕那娼婦再利害些。都瞧不過去的。王夫人道。我要你回來。大家決斷一下。就好動手了。大小姐道。沒有什麼再商量的。我明天就回天津。大家趕快進行。將來爸爸就是有什麼疑心。見我不在家。也不會疑心到我。我就可以出來解釋他的疑心了。

嘴裏分付他去求援。這隻犬非常靈敏。一冲出了重圍。德軍吃了一驚。便對着犬鎗彈亂下。犬却絲毫不怯。身上雖着了不少的鎗彈。仍鼓着勇氣狂奔。奔到大本營裏。身上已如浴血。煞是可慘。他把告急書吐出後。慘吠了一聲。便倒下地死了。末後法軍援軍大舉。把德軍擊退。第二十二聯隊全體軍士。對於此犬。非常慟悼。於是替他築了個巨墓。墓前立着顛巍巍一塊很豐偉的石碑。鑿着六個字道：「愛國勇犬之墓。」

這一天。那位丁姨太太正在床上歇中覺。忽然有王夫人房裏一個老媽來請說。太太請姨太太過去。有話說。丁香聽了。很詫異。想着他向來沒有請我的事。今天爲什麼請起我來了呢。一面想着。便從床上起來。梳掠了一梳。掠便慢慢的走到王夫人房裏來。見王夫人笑迷迷的說道。我叫你來。沒有什麼別的事。有件東西。把你看看。說着。在抽屜裏。拿出一封信來。遞把他。丁香先把信封一看。見寫着了姨太太親啓。那筆跡是自己認得的。不由得臉上一紅。也不把信抽出來。看先問道。這信從那裏來的。少奶奶便說道。姨娘。你不必問。這信那裏來的。你到是定個主意。這事怎麼個辦法。免得老爺回來。知道了。大家都不好看了。香聽了。愣了一愣。也就笑了。一笑道。你們放心。我都如你們的心願。就是了。說着。拿了那封信。便走。王夫人趕着說道。你那信放下。少奶奶攔道。讓姨娘帶去。也是一樣的。到了第二天。

白門三日記(續)

澹齋

詰旦。余九時起。取余新編之劇本爲製幕表。是日爲雙十節。玉麟有日戲。午膳後卽匆匆別去。余與濟羣醒民擬出遊莫愁湖。濟羣誤秦淮爲莫愁。僱一馬車乘之。馳往夫子廟。既至始知其誤。乃入秦淮畫舫中。啜茗小坐。舫中備有留聲機。歌梅曉華馬連良等戲片。藉以娛客。坐片刻。見軍警提燈游行會列隊自河濱過。觀者如堵。

白門三日記

早上用人手裏擎一封信進來。回道：「一早姨太太同書房裏的厲少爺帶着三小姐還帶了些行李。說是要到天津去。有封信說是交把太太收着。等老爺回來把老爺看說着把信送上來。」

少奶奶接過來見信封上寫着「香隱閣主人親展」。本沒有封把信箋抽出來一看。原來是那厲少爺同了姨太太同出名的一封信。上面先說了些感謝的話。後而便引那紅拂故事。恭維了香隱許多話。末了說他兩人已成夫妻。謝那不辭而別之罪。少奶奶笑道：「這一封信可算大功告成了。王夫人也很喜歡說這纔做了一半呢。你趕着寫信通知你姐姐。到是要緊的。」

上面說的情節。想來。看的人都可以了解的。了。惟有這厲少爺是個什麼人。又是怎麼一回事。也得補叙一下。原來這厲少爺是孫府上的世交。在香港家閒住。有時代詩文的筆。又教教三小姐的書。因

路爲之塞。提燈會過後。余等乃自畫舫出。乘人力車折往莫愁。城中路政不修。崎嶇視滬城爲尤甚。車行顛簸。腦爲之眩。車出水西門。乃抵莫愁。入華嚴庵。湖據庵背。滿植荷花。一碧無際。惜此時荷已漸凋。無花可觀。惟殘葉猶鋪水面。耳庵後有水。開臨水而築。凭欄四矚。則莫愁全湖一覽無遺。湖中景物清曠。對之心神爲怡。余等坐欄前。食鮮蓮子湯。流連不忍去。已而相偕出。游廟中。一週見兩廊粉壁。題詩殆遍。字跡如蟻陣。與孝陵相似。

爲香隱平時很賞識他。王夫人想利用他。叫少奶奶平時很同他聯絡。後來他就同丁姨太太發生了感情。前天王夫人擎到的那封信。就是他寫的。這回同着丁姨太太出來。既得了丁香的一筆衣飾。還另外得了一筆酬報。可算是人財兩得的好買賣了。

天津英租界一座外國式的房子。三層樓。上有間小房。裏面臨牕書案邊。坐了一個雪白肥胖的人。兩臂撐着案邊。兩眼輪得同鴿蛋一般。一句話也不說。隔兩三分鐘。光景喉嚨裏便發出一種哀怨的聲音來。聽了去。總是啞啞啞啞的。幾個字。眼旁邊站了兩個少婦。又有一個是個醫生模樣的人。牽着那人一隻手。在那裏診脈。的光景。忽聽那醫生模樣的人說道。完全是鬱結呀。

過了不多幾日。這座外國式的房子裏。便辦起喪事來。一切棺殮出殯。都是用的新儀式。弔客很多。有兩個少婦。穿着喪服。在那裏主喪。

其中間有一二佳作。但不多觀耳。日且暮。急乘車歸。自莫愁至下關。爲程尤遙。途中天漸昏黑。抵逆旅已七時半。玉麟遲余等不歸。方大詫。比返。乃呼侍者備晚膳。笑譚甚樂。已而玉麟且登場。乃別去。余等食已。亦赴戲院。玉麟是晚演戲。鳳及翠屏山。余等觀戲。鳳已返逆旅。濟羣忽與醒民言。欲招土倡來。領略秦淮風月。醒民附和之。余力阻乃止。遂入劇場觀翠屏山。先是余至白門。玉麟琴員周某者。嘗私語余曰。玉麟此次來甯。頗爲當地

白門三日記

這便是那名重一時的香隱閣主人孫先生的結局了。後來有人聽得說那孫香隱的遺產是三分份的所有田房不動產是王夫人暫時執管。動產是大小姐少爺少奶奶他們均分。并且少爺少奶奶還分得多一點。就是不動產將來王夫人故後也是他們姊弟兩均分呢。

有人說孫香隱的這段慘史。要不是因爲納妾王夫人也無從發生。妒忌就是說幾位小姐少爺少奶奶想分那遺產也不至於性急到這樣。孫香隱又何至於抑鬱而死呢。這篇小說叫做妾禍。實在含着那警世的意思呢。



電車中一個問題

張慶霖

電車中一個問題

五一

白門三日記

土倡所垂涎。每日買座來觀劇者。多至數十人。羣雌粥粥。麤聚台前。目挑眉語。備極醜態。玉麟年幼。慮爲所惑。今君來大佳。玉麟惟君言是從。不可不戒之也。已而余入劇場察之。則周某言良信。比歸亟戒玉麟。玉麟正色曰。師知我深。尙不我信耶。我年雖幼。雅知自愛。若輩寧能惑我。願師毋爲我慮也。會濟羣及醒民至。余以此事語之。濟羣每觀劇。輒採取諸倡醜態。以爲笑樂。其中有倡曰高金蘭者。貌僅中姿。雅善修飾。作女學生妝。首如

電車中一個問題

五二

王英伯是個洋行書記。每天必要乘一路電車到公司裏去辦公。魏淑芳是個女學堂的學生。每天早上去讀書。也要乘一路電車。所以他們兩人。除掉星期日。天天總要見一次面。有時午後回家。還要同乘一次。不過不能夠如早上準確罷了。一路電車。每天早晨擁擠非常。雖是頭等。也是如此。英伯比淑芳先一站上車。無論如何擁擠。英伯都要佔個坐位。等到第二站。看見淑芳上車。趕忙站立起來。讓他淑芳也不謝他一聲。一屁股老實不客氣。就坐了下來。這電車中讓坐的頑意兒。本來出之西洋人。是存個敬老扶幼。以及尊重女子的公德心。知識完全的中國人。當然也有同樣的表示。可是那半瓶醋。假時髦的人。學得些皮毛。專歡喜讓人家坐位。但是他祇肯讓漂亮的女人。至於老幼。他連正眼都不一覷。唉。這不是個問題麼。還有些古舊朋友們。看見老幼的人。趕不及抬身奉讓。反而看見年輕的婦

飛蓬尤爲濟羣所屬目。（濟羣注閣下未斯不屬目，不要假撒清了。）濟羣欲召土倡者，意蓋在高也。觀劇畢，返逆旅。玉麟以排戲未歸，余等頗無聊，乃以葉子戲自遣。濟羣意興勃發，忽倡前議，欲飛箋召高金蘭。余止之不可，已而高應召至。濟羣與語甚樂。（閣下則以目視鼻，儼然道學先生矣，然而目雖無妓，心實未必無妓，不然何必頻頻偷視哉，一笑。）心不在博，遂大負。濟羣更語高，謂玉麟且至，當爲紹介，戒高勿去。高果枯坐以待。

白門三日記

女。決計不肯抬身。唉，這又不是一個問題麼？但是王英伯與魏淑芳這個讓坐問題，却非泛泛。這天是星期六早上，一路電車剛到淑芳要上的站頭。英伯坐在裏面，瞧得親切。老早看見淑芳腰肢一扭，跳上車來，才走進門口。左首有個少年朋友，穿得狠爲漂亮，已經站起身來，笑迷迷望着淑芳，表示他奉讓的意思。英伯看見這樣情形，不覺得又恨又妬，恨的是起初上車，如何不坐在門首，却要坐在這水洩不通的人做的弄堂裏。妬的是今日這垂手而得的功勞，却被那門口小子得了去。正在苦氣攻心的時候，那解人淑芳，却不就坐下，慢慢的望裏面行走。英伯這一歡喜，不啻平地昇天。趕緊站起來，將站在自己面前那個討厭的大胖子一推，淑芳一掉身，就坐了下來。門首那個漂亮小子，討了一場沒趣。同車衆人目光，也不覺齊齊射在他們三人身上。淑芳這時，轉覺得十分難以爲情。同是尊重我的

電車中一個問題

白門三日記

閱兩小時。玉麟卒不至。高乃快快去。高去而玉麟歸。見余等博方酣。小坐即去。黎明博局終。余小勝而濟羣則大負。余等大笑謂濟羣食高妓之賜。（閣下小勝則食高妓之賜耳。）濟羣悵悵蒙被臥。余等亦各就寢。余臥四小時即醒。急推枕起。擬搗作歸計。時已十時一刻。會醒民亦起。因共撼濟羣醒之。濟羣模糊作夢。嚶（非夢高金蘭實夢見周公也）堅不肯起。（言之過甚）余乃與醒民出購板鴨等物。比歸已十一時。時濟羣

電車中一個問題

五四

人何以舍近就遠。棄先取後呢。要自解嘲。除非認定天天讓我的這少年做朋友。當時就微微對英伯笑了一笑。說：你今早出來得早麼。唉。淑芳真是慧人。語纔出口。大家都不胡疑了。已曉得他們是朋友。或是親戚了。那漂亮小子也就斷了一種讓坐位的心理。並不冒難受。覺得自己讓坐。却是多事。他當然去就他的朋友。但是英伯出其意外。受這一問。反無從答起。祇得點一點頭。到了目的地。英伯是要先下去。想同淑芳告別。無奈小鹿撞心。沒有這告別的胆力。電車已過了站頭。仍呆呆的望住淑芳。淑芳曉得他的意思。而且天天看見英伯是由此地下去的。他先開口說：你還不去麼。目的地過了。英伯彷彿大赦一般。急忙鞠躬。說：明天見。明天見。回身就跳下車去。站在馬路旁邊。這時他的胆力增長了。居然朝着車內魏淑芳。再鞠一躬。直望着車子沒有影兒。他才慢慢舉步。回頭向公司裏去了。這一

剛離榻。盥洗未已。余乃往別玉麟。玉麟聞余將行。意頗戀戀。送余等出。閱時計已十一時。急驅車赴車站。購票登車。一轉瞬間。車輪軋軋已轉動矣。濟羣與醒民酣臥椅上。余乃憑窗閒眺。覽途中風景。以自遣。車過龍潭。兩人忽欠伸起。大呼腹餒。時車中庖室。尙未舉火。無食物可得。乃取少英饋。余之鴨。剖而大嚼。食已。啜茗作清談。余議論多奇僻。往往與濟羣相左。濟羣目余爲耶穌講道。高臥不欲聞。余因語醒民。生公說法。頑石點頭。今之

白門三日記

天的公事。英伯辦得含糊極了。無精打彩。悶悶沉沉。坐在公事枱子上。人家素來曉得王先生辦事認真。今日爲什麼這樣顛倒呢。而且精神頹敗。都疑惑他要生病。鐘點未到。他就先自去了。明日是禮拜。他曉得沒有見面希望。呆呆的望淑芳上車的那條馬路上閒逛。希望可以遇到他。唉。諸君要曉得他們倆。言語雖沒有交過。但是他們倆的感情。可固結的狠深。因爲同車半年。他們的言語。全在那不語之中。互相傳遞。感情愈深。就愈不能說話。難得昨天有過機會。給他們說話。所以一觸暴發。他們倆半年的談話。恨不得半時刻。就要談完。譬如第一樁要問的。就是姓氏居里。年齡家世。淑芳昨天到了學校。何嘗不與英伯一樣呢。也是無精打彩。老早請假回去了。不過女兒家究竟拘束些。今日雖有出來碰碰英伯的心。但是實際上有點做不到。不然他們倆。志同道合。在這個晨光。一定見着面了。

電車中一個問題

白門三日記

頑石乃充耳不聞何也。（閣下非生公，余亦非頑石，所講多屁話，尊顏真如革。）因相與大笑。車至海上，天已昏暮。時計之針指七時矣。乃各自僱車而歸。是晚余覺微憊。杜門不出。挑燈兀坐。握管記此。覺三日間瑣事，猶歷歷在目前也。

甯遊贅語

濟羣

余與澹齋醒民作白門三日遊。已由澹齋執筆爲記。惟字裏行間，隱隱謂

電里中一個問題

五六

禮拜晚上域多利亞影戲院頭等座位中有一對青年男女。密密私語。彷彿聽見女的說道。我心中何嘗不感激你呢。不過我却不能無故的與你交談罷了。男的回答道。我是決無希望與你做朋友。但是每在電車上見了你。必定要將那讓坐位的目的達到。我的心就安穩。哈哈。諸公這一對癡男怨女。不是王英伯同魏淑芳又是誰呢。但是他們倆如何可以這樣巧法。今天晚上。雙雙跑到此地來看影戲呢。原來他們倆因爲早間沒有見面。快快一天。晚間無事。睡覺也嫌早。看書也無心。所以都來此地看戲。此中恐怕有點心理與電氣關係。無巧不巧。雙雙在院門口碰見。這時候。英伯實在不肯再客氣了。上前與淑芳招呼過。然後替他買好票子。走進揀好位置。大約由開場時候。一直談至完結。恐怕還沒有談完。至於今天映的是什麼片子。做的是什麼戲。我敢替他們賭咒。當然一幕都沒有瞧見。當夜英

招妓賭博等事。皆余等倡議。澹齋不與也。其實澹齋于此等事。與亦甚豪。今輒自圓其說。諉不承認。文人曲筆。真可畏哉。

嘗遊孝陵。壁上題詩殆遍。中有一首。墨色猶新。詩云。『你雖出身是平民，得能爲帝亦不易，惟有殺戮功臣事，吾亦不大是贊成。』殆新詩人之作也。然仍限以七字句。異已。余等閱後。不禁捧腹。昔人詩云。不是此人丈二長。如何放屁在高牆。今新圈點盛行。而長人更多矣。

專遊贅語

伯慇懃極點。還要將淑芳一直送到他家門首。然後高高興興回到家裏。納頭而睡。這一夜。他們倆都是穩尋好夢。快樂非常。

禮拜一早間。兩人又在電車上碰到。不要說依樣畫葫蘆。做那往常的工課。不過多了個點頭禮罷。這時英伯曉得淑芳的姓名年齡籍貫家世。清清楚楚。淑芳也知道英伯的身世。彼此惺惺相惜。一種密切的表示。雙方都不覺得盡於面上。這年春天裏。萬象都是喜融融的。天氣清朗得狠。人類草木。都活潑潑地。現出一種快活形狀。英伯是做買辦。淑芳也在他那學校裏畢業。不要說一雙璧人。老早遂了平生之願。由雙方父母贊成。行了那半新半舊式的婚禮。禮成的第二天。我的這個電車問題。就告終。他們新夫婦。已經雙雙向西湖旅行。度蜜月去了。

電車中一個問題

欄 興 餘

猜謎揭曉

(原問見廿一期本雜誌)

一、

嘔
栲櫨

三、媽媽罵哥哥

完全猜中者贈本雜誌廿三期一冊照所開通信地址寄奉本埠請自來取去

滑稽問題

值課者……施濟羣

近日時髦女子每喜以西文字母S爲裝飾物如簪圈別針之類觸目皆是不知何故讀者如能以滑稽的論調述明理由當具薄贈以助雅興惟請弗逾五百字函寄本雜誌編輯部限陰歷十一月底截止



新劇
腳本
我的賢妻 (續)

朱大可

△第七幕

(布景)經紀人室

(登場人物)宋桐田及甲乙丙丁等 (諸人坐經

紀人室校對帳目)

(宋桐田)諸位查查帳目看可有拖欠銀子的。

(甲)寶紀嘉名下還拖欠七千多元沒有繳來。

(宋)可曾討過。

(乙)討過好幾回了。無耐他一味延宕不肯交來。

我的賢妻

(宋)這個怎麼辦。

(丙)還是請律師起訴罷。

(宋)好好。我馬上去找大拉司大律師。教他先寫信

給寶紀嘉。嚇嚇他罷。(取帽下)

(閉幕)

△第八幕

(布景)律師辦公處

(登場人物)大拉司 大律師 宋桐田

一

我的賢妻

(大拉司坐沙發上 宋桐田推門

進介)

(宋與大拉司寒暄介)

(大拉司)不知密司脫降臨敝事務所。有何見教。

(宋)鄙人係海上交易所裏的經紀人。因代資紀嘉

經手買進發財公司股票。不料票價大跌。資紀

嘉名下虧空七千多元。屢次向他追繳。一味延

宕。鄙人決難替他代墊。所以奉懇大拉司替我

代追。

(大)當時經手買賣。可有憑證。

(宋)有有。(探懷出契據介)

(大)這個很容易。明天我先替你寫一封信給他。限

二

他一個禮拜到事務所清理。如他沒有圓滿的

答覆。我就替你提起訴訟。橫豎這是上面官司。

包你可以如數追還。不過……

(宋)那個自然。那個自然。再會再會。

(大)再會再會。

(閉幕)

△第九幕

(布景) 公堂

(登場人物) 法官 書記 大律師大拉司

原告宋桐田 被告資紀嘉 法

警四人

(法官中坐。書記律師旁坐。法警旁立。原告被告旁

立。法官看狀介。

(法官)請貴律師說明此案的原委。

(大)此案係債務訴訟。敝當事人係海上交易所經紀人。被告竇紀嘉託敝當事人買進發財公司股票一千股。後來蝕洋七千多元。屢次向索。延宕不付。實犯民律第九百九十九條。請堂上判決。

(法官)原告可曾聽見。

(竇)聽見了。

(法官)你可該他的錢。

(竇)該他的。

(法官)該他爲什麼不還。

我的賢妻

(竇)實因公民恆產不多。此次做交易所失敗。所有產業抵押已空。現在實是無錢付還。請堂上明鑒。

(法官)貴律師意見如何。

(大)竇紀嘉係殷實人家。衆所共知。此次交易所曾經賺過。進出相抵。不過蝕了數千元。所說無錢付還一層。敝律師極端反對。

(法官)被告可曾聽見。

(竇)聽見了。

(法官)現在口頭判決。限你二個禮拜。如數還清。被告既係體面商人。免予拘押。退庭。(法官下。律師原告被告均下。)

三

我的賢妻

閉幕

△第十幕

(布景)家庭

(登場人物) 寶紀嘉 寶太太 阿鳳 阿二

(寶夫人坐 阿鳳旁立)

(太太)老爺不聽我的忠告要做交易。如今弄到一敗塗地。前一禮拜。什麼大拉司代宋桐田寫了信來逼着要銀子。老爺沒有地方籌措。他們果然提起訴訟。今天堂上傳老爺去對質。老爺是個有面子的人。諒來還不至於拘押。現在時光不早。那還不見老爺還來。

(車夫阿二奔上)老爺轉來了。

(寶愁容嘆氣上)

(太太)老爺回來了。阿鳳快些倒茶。

(阿鳳)是了。

(寶頓足怨恨介)

(太太)今天公堂上審問的情形。究竟怎樣。

(寶)不必說了。橫豎我有老命在此。

(太太)老爺不必這般着急。說將出來。或者也有效勞的地方。

(寶)別的還可效勞。這銅鈿銀子。是效勞不來的。

(太太)老爺何妨把公堂斷決的情形說說呢。

(寶)公堂判決。二個禮拜如數還清。論理我欠了人家的錢。自然要還。不過我現在抵押一空。拿什

麼去還呢。

(太太)還錢倒也不必在意。不知老爺到此地步。以後還想去做交易所麼。

(寶)混賬的交易所。以後便是殺了我的頭。我也不願踏進去了。(說罷作切齒狀)

(太太)不知老爺可是真心。

(寶)誰假。我可對天立誓。

(太太)既然如此。阿鳳你去把我皮夾拿來。

(寶)拿皮夾何用。

(太太)我自自有道理。(阿鳳取皮夾。寶太太開夾取

票數介)

(寶驚介)這是那裏來的。

我的賢妻

(太太)老爺請坐。讓我細細對你說知。

(寶)快說。快說。

(太太)自從你那一天去做交易所生意。我就知道這種生意危險。屢次勸你。總是不聽。我急得什麼似的。後來我想到了。一個法門。可以補救你的損失。你猜怎麼法門呢。

(寶)猜不着。還是請你說罷。

(太太笑介)這個法門也狠簡單。便是你到交易所的時候。我也暗暗跟了你去。打聽你買賣的多少。我也照你的數目買賣。可是你買進。我便賣出。你賣出。我便買進。所以你蝕一千。我賺一千。你蝕二千。我賺二千。到了後來。你蝕了許多。我

五

我的賢妻

也賺了許多。以前我本欲告訴你。是因為你貪心不足。非要經過一番磨折。斷不肯覺悟的。如今磨折也夠了。所以纔告訴你。你也不用憂傷。憤恨了。橫豎你蝕的錢。現在我皮夾內。不過蝕

六

了幾個個銅罷了。（說罷。將皮夾內鈔票取出。）這是中國銀行的支票七千元。

（閉幕）

編輯者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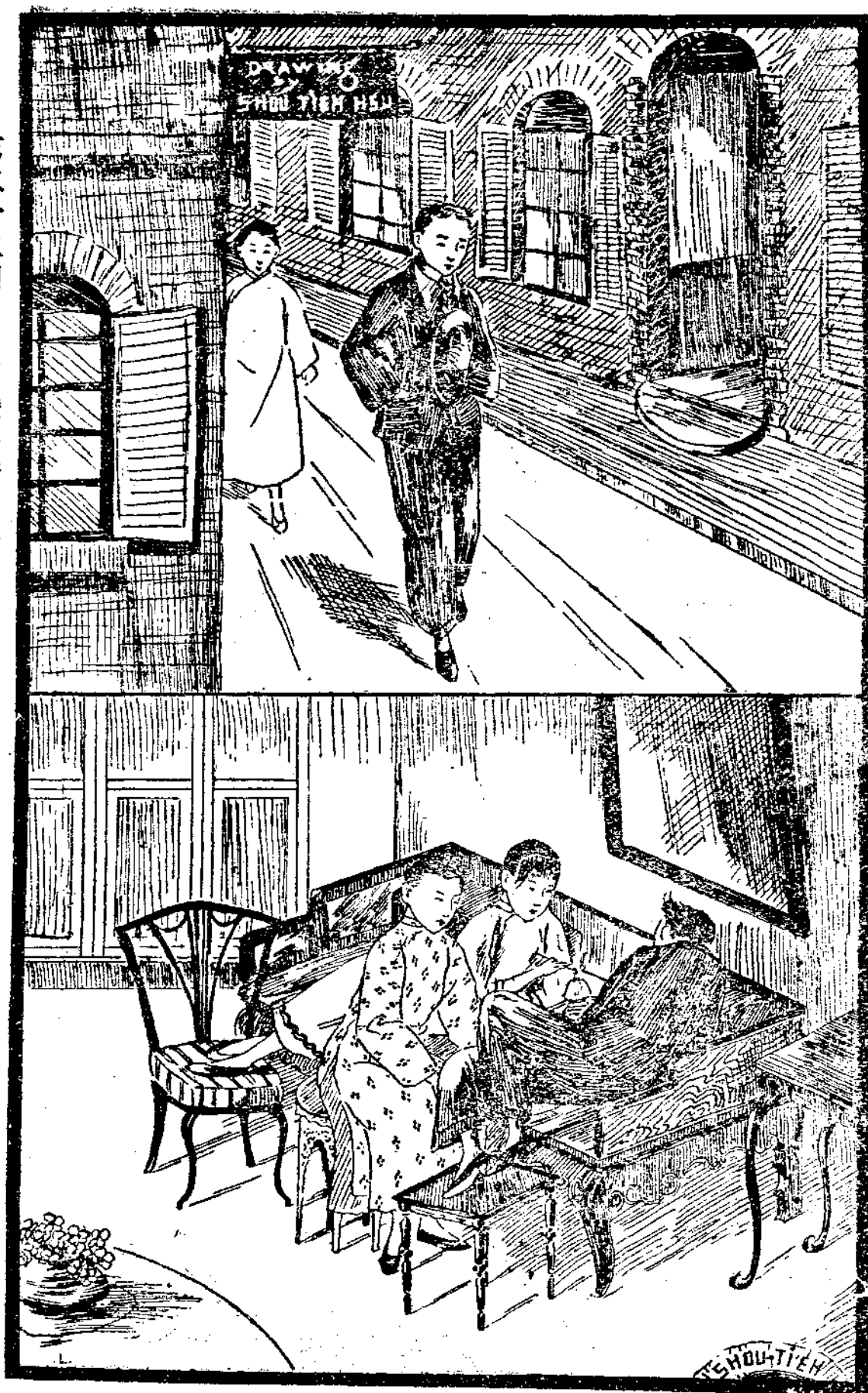
濟羣

江湖奇俠傳已於本期起刊登。因原文過長。每回分兩期刊竣。尚希讀者注意。透視眼後半段尚有『白熊款客』『蟒蛇銜杯』『仙鹿招隱』數節。下期續刊。下期又有嚴獨鶴先生傑作『如此犧牲』一篇。結構甚佳。本雜誌主任嚴獨鶴先生。及特約撰述程瞻廬陸濟齋諸位先生。所有作品。概在本雜誌披露。其他雜誌。一律謝絕投稿。其餘取材。亦極嚴謹。多係精心結撰之作。本雜誌當始終保全固有之精神。決弗蹈他種雜誌初起精神飽滿。後漸敷衍塞責之弊。謹此布告。以當息壤。

第二十二回

開棧房誘魚吞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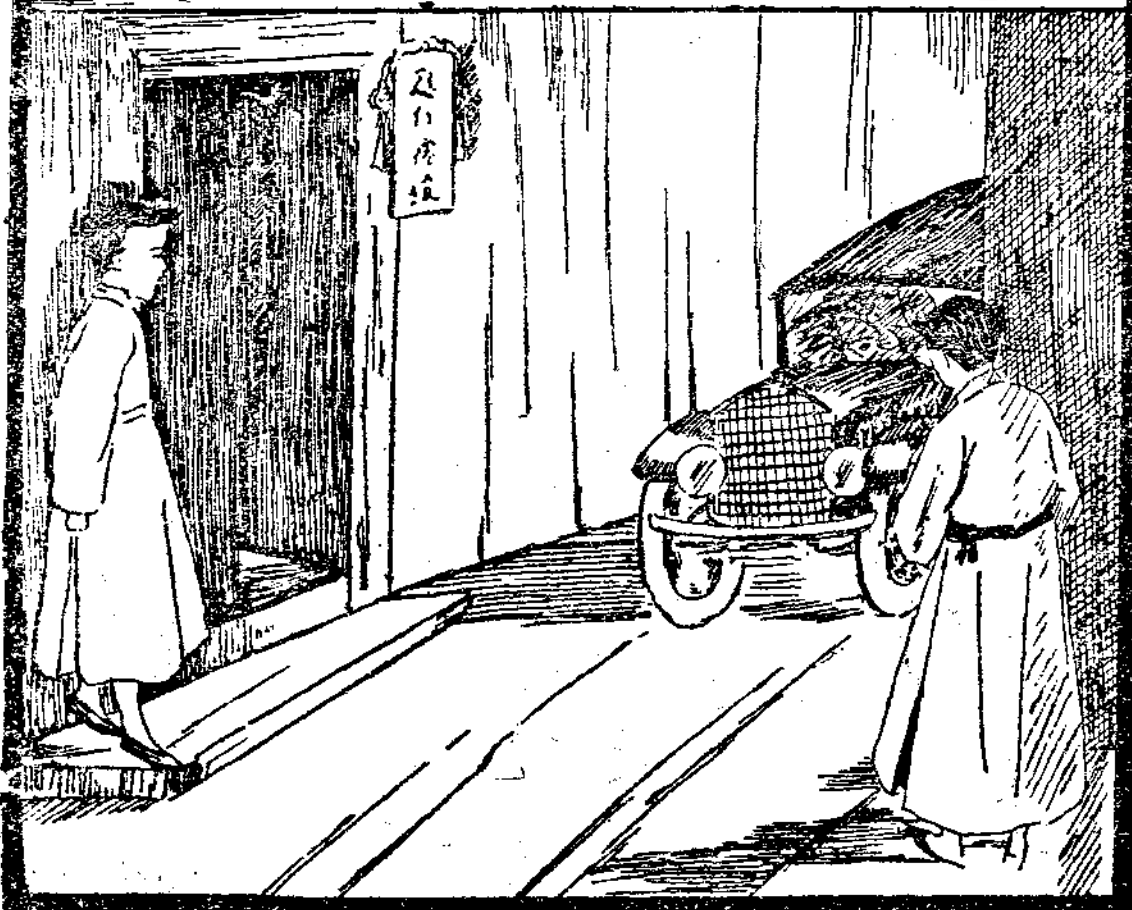
借汽車驅鳥投羅



第二十二回

開棧房誘魚吞餌

借汽車騙鳥投羅



新歇浦潮

海上說夢人著

第二十二回 開棧房誘魚吞餌 借汽車驅鳥投羅

伯端素知藍橋仙館的娘。勢利無比。若曉得女兒將金鋼鑽戒指。借給恩客當了。這件事如何了得。念他同自己相好一場。給他吃這個苦頭。於心何忍。想來想去。覺汪桂英手指上那隻鑽戒。也同藍橋仙館的不相上下。若能設法哄得他除下來。讓自己向典當中轉出藍橋仙館的那一隻。還了他。則藍橋仙館的擔負。便可脫卸。至於桂英方面。自己同他。還是初交。講不到交情兩字。管他娘對得住對不住呢。但這是他一想情願的念頭。桂英手上的戒指。怎肯捋下來。給他分明是件萬萬辦不到的事呢。他一路想着心事。低了頭。只望前走。却不料背後有個人哈。

哈。大。笑。說。阿。楊。你。往。那。裏。去。我。跟。了。你。好。半。天。你。老。不。回。頭。照。此。模。樣。可。不。是。預。備。踏。過。黃。浦。江。上。浦。東。去。麼。伯。端。回。頭。見。是。阿。毛。再。看。自。己。走。的。地。方。差。不。多。已。到。四。馬。路。外。灘。相。近。真。的。是。心。不。在。焉。信。足。所。之。若。無。阿。毛。提。醒。祇。恐。真。的。要。往。浦。東。去。了。此。時。明。白。過。來。不。覺。啞。然。失。笑。問。阿。毛。好。久。不。曾。見。你。了。近。來。怎。樣。得。意。阿。毛。微。笑。說。我。們。蹙。脚。人。怎。能。得。意。像。你。小。開。排。頭。近。來。軋。了。大。老。官。睜。不。起。我。們。老。兄。弟。自。然。讓。還。你。得。意。了。伯。端。聽。他。話。裏。有。因。心。知。一。定。爲。着。那。天。汪。桂。英。院。中。請。客。不。曾。邀。他。有。人。洩。露。風。聲。被。他。知。道。生。了。氣。慌。忙。陪。笑。臉。說。你。講。那。裏。話。我。們。從。小。到。現。在。要。好。兄。弟。豈。是。酒。肉。朋。友。可。比。交。朋。友。全。仗。義。氣。何。必。鈍。我。兄。弟。我。今。兒。正。想。來。候。候。你。呢。阿。毛。笑。說。不。差。我。不。在。背。後。喚。你。你。大。約。候。着。我。了。伯。端。大。笑。說。你。今。兒。還。開。着。房。間。沒。有。阿。毛。道。虛。邀。的。話。我。們。不。必。講。房。間。自。然。開。着。你。若。肯。賞。光。的。話。馬。上。隨。我。去。不。必。問。長。問。短。到。後。來。仍。舊。是。一。句。說。

話。這。可。教。人。受。不。住。伯。端。笑。說。誰。同。你。虛。邀。什。麼。要。走。我。們。同。去。就。是。了。於。是。重。
走。回。頭。到。阿。毛。所。開。的。房。間。內。今。兒。可。沒。有。多。少。人。大。約。因。時。候。還。早。的。緣。故。伯。
端。見。房。內。清。靜。忽。轉。到。一。個。念。頭。對。阿。毛。說。我。寫。條。子。叫。個。人。來。看。看。好。不。好。阿。
毛。自。然。和。調。伯。端。便。開。局。票。叫。汪。桂。英。命。茶。房。發。出。移。時。桂。英。沒。到。却。來。了。阿。毛。
一。班。朋。友。都。是。歪。戴。帽。子。三。角。眼。的。人。伯。端。見。了。暗。說。不。好。早。知。有。這。些。人。來。自。
己。就。不。該。叫。汪。桂。英。局。的。一。進。門。來。怕。不。將。他。嚇。落。魂。魄。麼。果。然。他。念。頭。還。沒。轉。
完。桂。英。應。徵。來。了。跨。進。房。門。面。上。就。露。一。種。呆。呆。發。楞。的。神。色。欲。前。又。止。伯。端。慌。
忙。起。身。招。呼。桂。英。見。了。他。冷。冷。的。說。原。來。是。你。我。道。那。一。位。姓。楊。的。叫。我。呢。伯。端。
教。他。請。坐。桂。英。帶。笑。搖。搖。頭。道。不。坐。了。我。本。來。旅。館。堂。差。是。不。出。的。皆。因。要。看。看。
那。一。位。叫。我。便。道。還。來。回。頭。一。句。的。種。種。對。不。住。少。停。請。到。我。們。那。裏。坐。罷。說。完。
話。又。似。笑。非。笑。的。對。伯。端。點。點。頭。迴。身。走。了。出。去。伯。端。知。他。因。人。多。不。肯。坐。打。算。

另開一所房間請他坐的。不料他就此這樣的走了。倒弄得大沒下場。房間內一班人當他兩個講話時也都鴉鵲無聲的聽着。現在桂英一走他們也議論蠶起大都批評桂英忒殺標勁未免太不給人家面子了。其間尤爲生氣的要推阿毛。他對伯端說阿楊這婊子是不是你新攀的相好。我們倒要攪他一攪。我阿毛出世以來也沒見過這般標勁的姑娘。難道嫖客出了錢倒反要讓他們搭架子嗎。旅館同菜館有什麼分別。既然菜館出得堂差爲什麼旅館出不得堂差。真乃是欺人之談。豈有此理。我們非得設法攪他一個落花流水不可。衆人齊聲附和。伯端倒着了急。因他正打算利用桂英若被他們當真一攪豈不壞了自己的大計畫嗎。所以阿毛等替他生氣。他倒反出來勸阿毛息怒。又附耳同他搗了個什麼鬼。阿毛聽了哈哈大笑說你真是個不中用的東西。我們不管由你自己去罷。伯端方得心安。他心中還深愁桂英動他的氣呢。所以阿毛這裏出來立即到他院

中見了桂英。申明自己並沒想叫堂差實被一個朋友偷着開的局票。適間我已同他大翻臉。這種地方我原曉得你不肯去的。所以不會防着。不然這間裏人多。我早另開一個房間請你進去坐一會了。桂英倒似乎不甚在意的樣兒。說旅館堂差我本來不出的。倒不管人多人少。就你一個人在裏面。我也不肯坐呢。伯端聽說不能做聲。原來他說的話就爲試探桂英起見。打算探探他口氣。倘若一個人開了房間。不知他肯來不肯。現在聽他這般說了。不啻回得他絕之。又絕豈不教伯端氣沮。面子上祇可仍敷衍他。一會恰值徐老五來了。伯端便欲告辭。老五笑說你爲什麼見着我。就打算跑。現在這裏是你的地方了。我來還須先得你的同意。你看見我就走。是何原故。伯端也笑道承情之至。你雖然推位讓國。我可有些兒愧不敢當呢。老五大笑。桂英也掩口胡盧道。你兩個倒很可開得辯論會呢。原來徐老五每天上桂英這裏來。倒也並不爲相好情熱的緣。做皆因桂英是吸。

鴉片煙。老癮除却出堂。差及應酬。闊些的客人之外。大祇手不離槍的時候居多。老五自身雖沒煙癮。然而性情也近乎此道。閑來沒事。香一兩筒。便覺手足輕鬆。百體舒適。就使不吸煙時候。橫在桂英的下首。聞聞他口中噴出來的煙氣。也覺異常適意。所以每天到時候。就他身子不肯來兩足也。自然而然的將他扛到這裏來了。當下桂英搬出煙燈。笑對伯端說。楊大少討厭我們吸煙嗎。伯端說。那有這句話。我朋友吸煙的很多。有時我自己也喜歡玩玩的呢。桂英一邊撥火。一邊說。如此讓我先裝一筒你抽抽罷。伯端道。那倒不必。我又沒煙癮的。說時桂英已橫了下去。教伯端也橫一面。伯端讓老五。老五仍舊讓他。於是伯端橫在桂英對面。老五自掇一張矮櫈。坐在榻前。面對一燈。身臨雙腿。三個人六隻眼睛。都望着燈頭上小小一個煙泡。未知鹿死誰手。後來桂英裝就了。仍舊讓伯端先吸。打第二個泡時。桂英問老五。你今兒怎樣。還是大些的一筒呢。還是小些的兩筒。伯端

聽說慌忙起身讓老五橫。桂英教他不必性急。吸了煙一豎起來。要頭暈的呢。三個人說說笑笑。直到後來桂英有堂差出去了。伯端方興盡回家。自己思量桂英旅館堂差既不肯出家中。又被徐老五盤踞着。料想由乾相好同他變爲濕相好。之念祇可從此打消。但自己爲他身上已煞費工夫。豈肯就此丟手。因轉念頭不如如此這般的做他一下橫豎自己百孔千瘡。做人不落到頭。免不得一跑完事。只消能在藍橋仙館地界不害着他。算我沒有負情。其餘儘可置之不問的了。他不存這條心。猶可一存這條心。就到了惡運當頭的時候。自己雖不覺着他老婆可覺得丈夫日有異光舉動。舛常言語燥急。當時只以爲他一定又在那裏賭輸了錢。不然必係飲醉酒同別人鬥了氣。回來因此也不敢相問。祇小心翼翼的陪伴他睡了一宿。第二天清晨他就起來了。那女的恐他隔夜火未退。故仍不敢問他什麼話。伯端措罷面也不對家中人講甚言語。一脚出來找尋他從前同過事。

的一個出店名喚阿生。現在沒有生意。住在朋友家中。數日之前。曾在馬路上遇見伯端。還借去兩角小洋。因而問及他的住址。此時果然一尋就着。阿生見伯端突如其來。倒覺十分詫異。慌忙將自己身上穿的長衫大襟。權當抹布。揩乾淨了板櫈。請伯端坐了。看看香煙殼子裏。祇有幾支煙。概頭沒一支整的。不能敬客。摸摸茶壺。又冰冷了。忙道楊先生請坐。讓我泡茶買香煙去。伯端說。這倒不必客氣。香煙我有着。茶是剛纔吃過了來的。一面自摸煙匣。反給了阿生一支。阿生忙替伯端劃火。自己整的捨不得吸。自拿一概殘的吸着相陪。伯端問他隔房可有人住。阿生說。他們都出去了。只剩一個聾子在家看屋呢。伯端聽了。方說阿生。我來薦你一樁生意。你願做。不願阿生笑道。楊先生講出笑話來了。你肯賞我飯吃。什麼生意。我不願做。伯端道。這可是一筆短買賣。並非長生意。因卽附耳對他如此這般的說了幾句。阿生吐舌道。這件事幹得麼。伯端說。爲何幹不得。我還不免要。

露。面。你。却。身。在。暗。處。就。做。了。也。沒。人。曉。得。是。你。幹。的。事。呢。阿。生。又。想。了。一。想。說。道。這。件。事。你。看。肉。子。厚。不。厚。肉。子。厚。的。還。可。幹。幹。肉。子。薄。的。話。我。想。也。犯。不。着。做。呢。伯。端。笑。道。我。還。犯。得。着。做。你。難。道。到。愁。犯。不。着。了。麼。說。得。阿。生。笑。了。道。如。此。我。就。幫。你。一。下。子。便。了。伯。端。大。喜。說。你。還。有。別。的。朋。友。可。以。做。對。手。麼。這。件。事。非。得。有。三。個。人。不。可。阿。生。說。我。有。個。把。兄。弟。阿。方。他。很。身。強。力。大。可。以。做。得。對。手。呢。伯。端。點。頭。稱。好。忙。摸。一。塊。錢。給。他。說。你。把。長。衫。洗。洗。乾。淨。鞋。子。也。補。補。這。般。模。樣。到。人。前。很。不。雅。觀。的。明。兒。三。點。鐘。你。可。帶。這。阿。方。到。四。馬。路。茶。館。中。候。我。的。回。音。再。定。辦。法。省。得。我。到。這。裏。再。來。找。你。路。途。遙。遠。說。話。也。不。便。得。呢。阿。生。點。頭。答。應。伯。端。叮。囑。他。不。可。失。約。方。出。來。找。尋。王。老。二。原。來。這。王。老。二。倒。不。似。別。個。有。錢。人。家。的。兒。子。遊。手。好。閑。不。務。正。業。的。他。晚。間。雖。不。免。狎。遊。白。天。却。在。一。家。什。麼。洋。行。辦。公。伯。端。找。他。不。爲。別。事。却。想。借。他。的。汽。車。明。兒。一。用。老。二。斂。眉。道。我。的。汽。車。那。

天弄壞了。不知修好沒有。伯端聽說倒呆了一呆。猛想起三天前頭還見他坐着汽車經過大馬路。怎說不會修好。一定是他推託之辭。自己今番大有用於汽車。只好老老面皮再敲他一句。就硬借也要借他一回的了。因道：「既如此讓我自往汽車棚中看看。如其修好了。請你一定要借給我的老二。見推却不了。只得答應說：『你自去看罷。好的借你一天就是了。』」伯端暗喜他那消親往汽車棚。只消尋見老二的汽車。夫一問就知道車子並未大壞。早已修好。因新近油漆。老二自己也不十分捨得用他。故而很怕出借。現在既已親口答應。也不愁他翻悔。各方面安排。停當天已近黑。伯端對於藍橋仙館方面。既已說穿一切。自不必再為躲避。想想好幾天沒上他那裏吃便夜飯了。今兒爲着他奔波。終日就老老實實的前去。擾他一餐。却也未必爲過。因即往藍橋仙館院中晚飯。藍橋仙館監着人面前。也不敢同他提起什麼。背着人方問他戒指怎麼樣了。伯端說到明天這時候也許。

可以還你原物。咧藍橋仙館。半信半疑。吃完飯。藍橋仙館。應徵出去。伯端一個人。也不肯在此。清挨白挨。他要幹的事。正多呢。當下便往汪桂英院中。恰值他大房間內。有客娘姨。招呼他到小房間中。坐了。這裏是桂英的臥房。伯端看陳設。倒還清雅。銅床上。放着副煙盤。一燈如豆。當着電光之下。雖然夠不上他明亮。却不屈不撓。自有一種短小精悍的恣勢。因他對於桂英身上的權力。着實比電光大得多呢。然而伯端坐到床上。他也彷彿知道。又有一個比他勢力更强的人來了似的。火先不期而然的。挑了幾盞煙燈。示屈伯端。却還不知不覺。看盤內有隻牛筋。匣揭蓋一看。見裏面還剩小半匣煙。那一股香氣也從他鼻管中直撲進來。喉際不覺作痒。正欲橫下去。裝一筒抽抽。桂英走了進來。笑問楊大少。晚飯用過了。沒有伯端說吃過的了。你外間有着客嗎。桂英答道。正是一班斷命老蔬菜。三點鐘來。搓和起的。到現在還不會完局。擺酒。害房間裏許多人都餓着肚子。等他們呢。

伯端說這班人也未免太不知趣了。吃完酒難道不能再碰的嗎？桂英說原是什么呢？贏的人雖肯暫停輸的人不肯歇手。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呢？伯端大笑問桂英：你可歡喜碰和桂英？道：有時候也碰着玩玩，不能算十二分歡喜。伯端說：這樣我明兒請你去代碰和好不好？桂英問什麼時候？伯端說：午後三點鐘。桂英微笑搖頭道：只恐我起不得這般早罷。伯端便溫言要求他說：你睇我的薄面，明兒起一回早，下次我決不敢再煩勞你。這回你睇得起我的答應，睇不起我不答應也只好由你。桂英聽了面有難色，問他碰和在什麼所在？伯端心知再說旅館他一定又要推却的，便信口答他在行雲小榭院中。桂英聞言無話，祇說明兒再看罷。起身得早的來，起身不早只好放你的生了。伯端說：我早一刻寫請客條子來請你，就是桂英點點頭，見伯端手中拿着煙匣說：楊大少可是要吸煙麼？我來替你裝。伯端忙卽放下煙匣，讓他坐順手裝煙，自己換面積了一筒煙抽罷。桂英因還要

應酬外房間客人不能在此久留陪他對伯端說楊大少對你不住請寬坐一會我往外間去去伯端道你請便罷我也就要走的明兒三點鐘千萬不可失我約呢桂英點頭答應了自往外房間而去伯端看他走後不由暗嘆一口氣心想這人應酬還有工夫待我也沒有什麼錯處無奈實迫處此教我也沒法可施只能對他不住的了不過行雲小榭那裏撞和本是一句鬼話明兒必須預先佈置好了方不致露出痕跡今兒各方面交涉算得是圓滿解決伯端也得意而回他老婆見他神氣頗爲歡喜便提起日前的當頭問他何時可還不意這句話觸惱了伯端頓時拍案大怒說你是我女人尙且逼得我這般利害無怪外間人格外要逼我了真是豈有此理回頭教你知道我的利害原來他將藍橋仙館那裏的氣也出在老婆身上了他老婆可不明就裏驚得不敢做聲夜間伯端因心事重重翻來覆去難以安睡那女的祇可不聲不響縮在裏床角免得手足碰着他又

要發脾氣怪自己觸惹了他。害他睡不着呢。幸得黎明時候。伯端也昏然睡去。待他醒來。女的已在那裏。端整中飯。伯端看鐘上正交十一點半。深恐時候來不及。誤了他的大事。急急催他女的趕緊開飯。那女的又忙得一團糟。伯端吃完飯出來。先要緊到藥房中買了瓶苛羅方蒙汗藥水。藏在身畔。然後到行雲小榭院中。詐稱找尋王二少爺來了。沒有院中人答他。二少爺好幾天沒有來了。伯端假意說他約我到此。扯和爲何。這時還不會到我。且別處轉一轉再來罷。這是他預先埋下的線索。免得少停。突如其來。令他們生疑之故。院中人那知就裏。自然信以爲真。伯端此番出來。却往找尋王老二的汽車夫。令他開出汽車。到跑馬廳旁邊等候自己。又往四馬路茶館中尋見阿生。阿生便將阿方指引給伯端觀看。伯端見他身強體壯。大可做得幫手。心中頗爲歡喜。再看阿生。今兒也穿了件乾淨竹布長衫。頗像當差的模樣。不由點頭暗贊他善於辦事。因令附耳過來。對他低低

說了幾句話。身邊摸出四角洋錢。教他東西買好了。到行雲小樹門口。守着看見我汽車到你們就過來冒充我當差的。坐在車背後聽我指揮相機行事便了。阿生答應曉得。伯端再到跑馬廳見汽車。果已在彼守候。他轉一個念頭。想有汽車夫在車上行動。諸多不便。必須要設法將他打發開了。方不致礙手礙腳。眉頭一皺。計上心來。摸出幾張轎飯票。本來他用着買香煙吃的。今兒祇可犧牲權利。另加一塊大洋賞給汽車夫。教他拿去剃頭洗澡。我今兒還約幾個朋友同坐汽車。恐其容納不下。橫豎我自己也能開車。你可把這部車交給我。夜間仍在這裏候我。還你的汽車便了。汽車夫有錢到手。還放他半天假。心中自然願意。又知伯端開車工夫。比着他主人更高。料不致出毛病。況且是奉命借給他的。更於自己沒有風險。於是即忙下車。讓伯端自己開駛而去。他這裏怎樣消磨這一塊大洋。和幾張轎飯票。我且不用絮敘。單說伯端開車到行雲小樹門首。差不多已有三點。

鐘光景阿生阿方兩個都在對馬路立着看見他雙雙奔了過來伯端命他們小心看守汽車自己一脚奔往行雲小榭院中那時行雲小榭因得知王二少爺要來碰和不敢不提早起身現在梳粧未畢見了伯端忙問二少爺可是對你說要到我們這裏來碰和的麼因何我們一點兒沒有消息伯端說這是他親口約我的話也許馬上就要來了行雲小榭聽說忙催梳頭的手腳快些怎這樣老摸不好的呢伯端暗暗好笑向他們要了張請客票說我還得請個朋友來代碰和呢一面填上汪桂英的名字教他們相幫送去之後隔了一點餘鐘還不見桂英到來伯端好不着急便是行雲小榭也因王老二約了朋友自己不到心中頗爲焦灼意欲打電話到他洋行中相問伯端恐一打電話槍花就要戳穿忙說橫豎他汽車今兒借我坐着讓我親自去催他前來便了行雲小榭點頭稱好伯端也卽出來跳上汽車究竟他此番是否開往王老二處或者別有作用且待下回分解

本雜誌為中國最有價值之雜誌遍銷全國每期
竟達五萬餘冊

各大行號刊登廣告收效必宏且定價低廉印刷
精良尤為特色如蒙惠登無任歡迎

注 意	每 期 廣 告 價 目		
	普 通	上 等	特 等
上列價目概以白紙墨色印刷為限如用 彩紙彩印等價目另議如欲代擬廣告文 字代打廣告式樣均可辦理如承委託請 與上海四馬路世界書局信託部接洽	二十元	三十五元	六十元
	十元	二十元	
	六元	十二元	
			每 第 全 面 半 面 四 分 之 一

The Scarlet Magazine.

Published By The World Book Co; Ltd Shanghai.

全年	半年	零購
五十冊	廿五冊	每冊
實售四元	實售一元二角	實售一角
外國四分	日本三分	每冊郵費

總發行所
北京漢口
南京廣州
杭州甯波

世界書局

上海四馬路紅屋
電話中四七二二

版權所有不准轉載

施濟獨鶴

雙頁拜年片

紙張淨明	圖畫豔麗	雙頁摺疊	式樣精美
十二套色	金碧輝煌	詞句新穎	雅俗共賞
種類繁多	各界適用	工楷繕寫	非常悅目
每張一分	每打一角	如此便宜	惟我一家

每張大洋一分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紅屋 世界書局

分發行所 北京 廣州 世界書局

代售處 各埠大書局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